尚友錄卷

閩綏安　廖用贒　賔于編纂

楚晴川　張伯琮　鶴湄補輯

男

張坦讓　遜菴參訂

孫

張任鄭　若虡

張任郎　夢遻

校正

七陽

張 清河啇音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爲張氏

張仲 周詩云矦誰在矣張仲孝友

張老 周晉大夫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君子謂之善頌

張丑 周丑爲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呑之燕王必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釋之

張儀 周張老之後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以遊說顯名楚相誣以盜金箠擊遍體歸謂其妻

曰視吾舌尚在否曰在曰舌在足矣後仕于秦爲相說楚王絶齊約以事秦齊王大怒折節事秦楚王知爲儀所買願獻黔中地以易張儀儀請行秦謂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楚弱楚必不敢汲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楚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儀教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後仍相魏而卒

張良 漢 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狙擊始皇於

搏浪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
獲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墮履圯下顧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意欲毆之愍其老
遂取履跪進老父以足受之笑謂良曰孺子可
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老父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至何也去後
五日早會五日良雞鳴而往老父又先在仍揮
去曰後五日早來良半夜而往有頃老父至喜
曰當如是出書一編與之曰讀此則為王者師
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也旦夕
視書乃太公兵法也良晝夜誦讀後聚少年百
餘人遇沛公略地下邳西遂屬焉乃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遂入咸陽　沛公既入秦宮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屯灞上　時秦滅韓立成爲王良歸韓爲相及成被項羽所殺良復歸漢爲漢畫策滅項羽定天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及論功封賞高祖使良自擇齊三萬戸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下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戸乃封爲留侯漢王所稱三傑良其一也　良曰吾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戸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良一日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卒于惠帝六年并葬其石伏臘上塚祠黃石　泗水亭銘漢功臣十

八人艮第三謚文成子不疑嗣
封矦次子辟彊年十五爲侍中

張蒼 漢陽武人嘗仕秦爲御史後歸漢從攻臧荼以功封北平矦孝文初爲丞相年老無齒食女子乳得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專言律歷陰陽事　蒼初從沛公攻南陽有罪當斬解衣受刑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異之力請沛公赦之蒼德陵以父禮事陵陵死慟哭不已每引朝退嘗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歸家

張釋之 漢字季南陽堵陽人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於朝拜廷尉嘗從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薄尉不能對嗇夫從旁代對甚悉帝命釋之拜嗇夫爲上林尉釋之曰周勃張

相如二人何如帝曰長者釋之曰此二人言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帝遂宜

太子一日與梁王入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名帝帝免冠謝敎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　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天子用法皆爲之輕重則民安所措手足帝從之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重宗廟意也釋之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

湯

法乎帝白太后乃許之時人語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景帝時出爲淮南王相　時有**王生**者善釋老隱居不仕釋之與之善嘗名公卿王生立庭中韈解顧謂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退或曰奈何庭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無益于廷尉聊辱結韈欲以重之爾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釋之　子**贄**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張湯、漢杜陵人兒時隨父爲長安丞父令之守舍鼠盜肉父怒笞之湯熏掘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爰書訊鞫磔鼠堂下父視其文辭大驚曰此乃老吏斷案也乃使司獄漢武朝拜大中大夫子安世至**吉**凡八世皆貴盛故班固不敢以之入酷吏傳　湯子**安世**字子儒謹慎周密以

父任爲郎上幸河東嘗亡三篋詔問莫能對
安世悉識之具述其事後得書相校一無所遺
武帝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
拜右將軍封富平侯宣帝時以定策功拜大司
馬自漢以來安世子孫七葉侍中諸曹散騎者
千餘人　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
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每有
所薦其人來謝輒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
謝邪絶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
安世曰君之功高明王所知人臣執何短長而
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匿名跡避權勢
類如此子二人千秋延壽彭壽　延壽以身無
功德上書力陳讓封邑　安世玄孫純字伯仁
父放爲成帝侍中純襲爵土光武初更封武始

支

寒○

矦嘗將突騎安集荆陽純在朝歷仕三世明習故事朝廷禮儀多所正定後爲大司空　純子奮好學節儉所得俸皆分贍宗親後亦爲司空

張仲蔚漢平陵人博學善詞賦杜門養性三徑蓬蒿沒人時人莫識也惟劉龔知之

張路斯漢爲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常釣于焦氏臺歸則體濕而寒夫人問之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今日與我爭釣處寶殿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兵鄭領青綃兵明日衆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龍去

張寬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七車侍中知我

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日天星主
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張騫 漢字子文○河内人武帝時爲郎使西域至大宛得葡萄種一名馬乳一名黑水晶國人以之釀酒十年不敗至大厦得邛竹種留西域十餘年元朔中擊匈奴封博望侯○漢書載窮河源實無天河之說博物志云天河與海通昔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往來不違時賫一年糧而去俄至一所屋宇嚴邃宮中一織婦一丈夫牽牛飲渚驚問曰子何由至此告其故因問此何處曰子至蜀問嚴君平卽知之與之石一塊其人後訪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此日客星犯斗牛恐是君至天河之時乎今成都觀有支機石相傳是君平所留

張敞漢字子高平陽人宣帝時爲京兆尹九年枹鼓稀鳴嘗爲婦画眉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門之内夫婦之私尚有過於此者上不之責後楊惲被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帝愛其才置而不問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謂家人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惡之竟致舜於死後被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敞罷數月京師枹鼓四起冀州部盜賊縱横帝思敞功使使者即家名之妻子皆驚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治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敞日夜乘傳到部盜賊屏息

張歐漢景帝時爲廷尉歐初事帝於太子宮雖治申子刑名之學爲人長者未嘗言及按人專

以誠實處官官屬亦不敢欺犯每上具獄事有
隙可卻者卻之不可卻者不得已爲涕泣而對
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武帝時遷御史大夫

張禹 **漢**字子文河內軹人明習經學試爲博士身
居大第前堂教授生徒後堂列絲竹管絃於
弟子中親愛**戴崇**敬**彭宣**而疏之崇至則引入
後堂飲食管絃鏗鏘極樂宣來但于便坐講論
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　元帝朝
詔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尊以師傅之禮令
與**鄭寬中**說書金華殿河平中拜相封安昌侯
傳贊其以儒宗居相位子**宏**嗣　安帝朝亦有
張禹字伯遠
封安鄉侯

張堪漢字君游宛人少時志篤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光武朝拜郎中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拔成都留堪撫慰蜀民大悅徵拜騎都尉漁陽大守捕擊奸猾勸民農桑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在郡八年妻子寒素如一日匈奴不敢犯塞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在太學時嘗以妻子托朱文季堪亡文季厚賑贍之

張湛漢字子孝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整遇妻子如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人以為儀表光武時拜光祿勳數諫諍嘗乘白馬上見之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後為太子太傅

張霸漢字伯饒成都人年數歲知孝讓七歲通春秋博覽五經鄉人號為張曾子舉孝廉和帝

○徵

輒召拜侍中　霸次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嘗百人賓客慕之者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之利楷輒移避之學者輒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皆不就順帝詔云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病不到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

張機漢為長沙太守時大疫流行治法雜出機著傷寒論金匱方行于世

張佚漢為國子博士光武為太子擇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天下乎為陰氏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

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

張皓

漢字叔明彭山人雷矦之後官司空多所薦拔天下稱其愛士嘗救趙騰等八十餘人死朝論韙之　子綱字文紀少明經學仕爲御史與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郭遵劉班八人分行州縣表賢良察貪汙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等姦惡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梁冀恨之值廣陵賊張嬰寇楊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騎詣嬰壘門以書諭嬰與相見譬之曰前守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爲之者非義也今聖天子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

將也嬰深感悟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子續官至郎中

張酺漢汝南人初章帝爲太子時受書於酺及帝即位拜東郡太守帝東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然後脩君臣之禮及還朝賜賚甚厚時人榮之

張陵漢桓帝朝爲尚書元嘉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罪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吾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張　遐漢餘干人幼聰明日誦萬言舉孝廉補郡功曹不就十九從楊震震語人曰張遐當為天下後世儒宗建寧間名為五經博士尋以疾還教授諸葛瞻陸遜等皆其門人卒贈族亭侯所著有五經通義易傳筮原龜原吳越春秋等事

張道陵漢字輔漢子房八世孫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龐眉廣顙隆準方頤七歲通道德經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退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章帝名不起和帝徵為太傅封冀縣侯三詔皆不就入蜀隱於雞鳴山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二年有青龍白虎護丹鼎丹成真人餌之返老成少一日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綉衣使者告之曰中

峰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
而脩之乃昇天於是道陵齋戒入石室果得丹
書精思修煉得分形散影之妙忽聞天樂隱隱
太上老君降于鶴鳴山謂眞人曰近蜀中有六
大鬼神枉暴生民子往治之則子功無量而名
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籙三清衆經符
籙丹竈秘訣雌雄劒二都功印一冠衣方裙朱
履各一副且曰與子千日爲期後會閬苑眞人
領訖日味秘文能集三萬六千神遂往青城出
收八部鬼帥殲六大魔王眞人至蒼溪縣雲臺
山遂與王長卜居於此老君命使者告曰子殺
鬼過多上帝責子之過子再更脩三千六百日
吾待子於上清八景宮中眞人乃與弟子王長
趙昇復往鶴鳴山重脩二十餘年一日午時忽

見一朱衣捧玉函進曰奉上清眞符名眞人遊閬苑遂引登車至闕闕榜云擬太玄都正一眞人闕眞人旣至羣仙禮謁良久勅還人間勸度未悟眞人遂還陽平山以飛昇輕舉之法諸品祕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戒之曰領此文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子孫不傳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亭午眞人與夫人雍氏與王長趙昇於雲臺峰白日昇天年一百二十三歲今其子孫世襲眞人居於江西貴溪之龍虎山

張奐 漢字然明燉煌酒泉人父惇爲漢陽太守奐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

冊 ○

酤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懐悉以金馬還之羗大愧服遷使匈奴中郎將名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結黨入寇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匈奴聞奐至相率來降奐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前後仕進十腰銀艾 時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錮放歸田里

張磐 漢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度尚爲荊州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責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時磐刺交阯徼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更牢持械節因自列曰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

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
直足明直僞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
詞窮受罪以先有功得
原磐後爲廬江太守

○張超漢鄭人良之後有文行靈帝時從車騎將軍
朱儁討黃巾有功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箋檄
等文凡十九篇又
善草書世寶重之

張恭漢天水人爲燉煌功曹會太守馬艾卒郡人
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遣子就詣曹操至酒
泉爲賊黃華所執恭遣從弟攻酒泉而自爲首
尾之援黃華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后賜恭爵
關內
侯

張喬 漢順帝時豪林蠻區連入寇州郡討之不克於是選喬爲交州刺史喬單車至州寇自弭

張竦 漢丹陽太守博學通治體以廉儉自持後封淑德侯

張儉 漢字元節濟寧人嘗劾中常侍侯覽不軌覽怒誣以黨事遁去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嘗奔東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寧忍執之乎欽因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篤曰僕雖好義明公今日亦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

張劭 漢字元伯汝陽人與范式爲友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劭白母具雞黍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式果至升堂拜母盡歡

而別劭死見夢於式曰吾於某日葬子能相及乎式奔赴喪已發柩不肯前母曰元伯豈有望邪須臾式白馬素衣號泣而來因執紼引柩而前世稱爲死友

張孝 漢沛國人弟禮遇歲饑饉禮養老母孝拾菜歸途遇賊欲殺之孝叩頭云家中老母朝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訖却來就死禮聞之先走賊所謂賊曰吾兄養母辛苦羸瘦禮身肉多願代兄死孝至爭曰孝本遇殺何故殺弟賊感二人孝友乃止不殺兄弟得免

張顥 漢爲梁相一日雨後見一鳥如山雀墮地化爲圓石顥搥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嘗藏秘府靈帝朝官太尉

張儼 漢餘杭人好學有賢德遭漢末之亂嘗[illegible]圃種瓠以所售錢造橋不樂營利鄉人重之

張叔 漢葉榆人天資奇頴書過目成誦俗不知學叔每病之聞司馬相如至若水遂負笈往從受經學教其鄉子弟遂成美俗

張臶 三國鉅鹿人漢魏間徵辟皆不應遠遁恒山魏明帝時張掖郡有寶石負圖太史令上奏以爲有魏之禎或以問臶臶曰以神知來不追已往此石今日之變異將來之禎祥也遂隱居不與時競以道自樂年百有五歲而卒

張晏 三國字子傳中山人所著有西漢書音釋四十卷

張溫 三國字惠恕吳郡吳人奉使于蜀先主使博士秦宓欽之溫聞宓曰久聞足下博通古今敢問天有頭乎宓曰有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居高聽卑非耳何以能聽溫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能步溫又問曰天有姓乎曰姓劉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溫大歎服溫官終太子大傅

張承 三國袁術欲稱帝於壽春謂承曰孤以地廣民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也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能從竟被曹操所殺

張翼　三國字伯恭武陰人綱之曾孫事蜀先主建興間以討劉冑有功累進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後爲鍾會亂兵所殺　子微篤志好學累官廣陵太守

張玄　三國字希祖范甯謂王忱曰張玄乃吳中之秀

張松　三國爲人短小精敏有才辯劉璋遣詣曹公楊脩與語深器之以曹公所撰新書示松松一覽即朗然誦之一字無遺脩薦松於公公不納松復歸西蜀先主入川松懷地圖以獻

張昭　三國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通左氏春秋漢末大亂昭渡江孫策命爲長史撫軍中郎將策臨亡以弟權托昭權爲吳王敬禮彌重拜輔吳將軍封婁侯昭容貌矜嚴有威風自權以下

皆憚之卒
謚曰文

張紘 三國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師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江左遂委質焉與張昭竝爲叅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權于群臣多呼其名唯呼昭曰張公紘曰東都所以重二人也嘗作柟榴枕賦陳琳在河北持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後紘見琳武庫賦遺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此間率少文字故易爲雄伯今足下與子布在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初紘以秣陵山川城勢勸權以爲治所權從之作石頭城改秣陵爲建業 時紘將卒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弗勝其情

非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好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寐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

權省書爲之流涕

張嶷 三國字伯岐巴西充國人昭烈定蜀嶷爲都尉將兵討平山賊叛羌除越巂太守及徵還夷民慕戀扶轂涕泣後拜盪寇將軍與魏將戰歿越巂夷民聞嶷死悲泣立廟祀之

張郃 三國字雋乂河間鄚人仕魏拜征西偏將軍從武祖攻鄴拔之文帝即位封都鄉侯與諸葛亮戰于木門道中流矢卒謚曰壯侯

○張　飛三國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與曹公破呂布拜中郎將先主背曹向袁敗奔江南曹公追之飛領二十騎立長阪橋頭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先主入蜀使飛攻巴郡獲其太守嚴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怒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飛大怒便令武士牽去斫頭顏不變色曰斫頭便斫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禮為上賓先主為漢中王封飛為右將軍後進車騎將軍　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為萬人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

殺既過差又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也飛不悛卒被范彊張達所刺持其首順流
而奔東吳後先主伐吳得范張二賊刳心以祭
子苞從先主爲父報仇封都先鋒虎威將軍

張範 三國字公儀河內脩武人正色立朝不阿權
貴仕魏拜諫議大夫累官太子太傅河內侯

張舉 三國仕吳爲句章令民有妻殺夫因放火燒
舍詐稱夫死于火夫家疑而訴官妻拒不承
舉以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
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遂驗其夫口中果
無灰鞫之其妻服
罪人以爲神明

張裔 三國字君嗣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通書史
漢昭烈定益州以爲太守累官至長史嘗爲

丞相亮叅軍裔少與楊善恭友善恭蚤死遺孤未數歲裔迎恭母事之及恭子長爲娶婦及買田宅時人咸重其義後加輔漢將軍　君嗣在益州爲雍闓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令其言次從孫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知其賢故許芝請裔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權首肯之初雍闓送裔時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麄不足殺也故裔得免

張遼三國字文遠鴈門馬邑人先從呂布布敗歸曹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從討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濵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封盪寇將軍復使遼鎮合肥孫權率

衆十萬圍合肥遼夜募敢死士得八百人椎牛
饗將士明日大戰遼被甲先登陷陣斬二將衝
壘入至權麾下自巳戰至日中吳人奪氣往來
奮擊幾獲權太祖勞之曰將軍以步卒八百破
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拜征東將軍復遣
屯雍上復破權將呂範於臨江尋卒封晉陽侯

張魯 三國字公期沛國豐人嗣師子仕漢爲漢中
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病
者立愈久之積米鉅萬曹操遣將攻漢中魯以
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操將復率
水兵將至岍魯又以手版畫河中輒聳一峰高
千餘丈兵不能進後操自領大軍往擊之初平
二十年魯出降封爲鎮南大將軍閬中侯封
其屬閻圃爲列侯魯後加脩煉白日飛昇

張敦 三國 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詞爲海昏令甚有惠化子純字元基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朱據據聞三人才名試之曰今三賢屈顧其爲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腰裹以迅驟爲功鷹隼以經疾爲妙何必積思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朱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嶽之榦中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據大稱賞純尤勵操行學博才秀容止可觀仕吳拜郎中爲廣德令治有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赤烏十三年吳主權廢太子和純盡言極諫權幽殺之

張悌 三國 襄陽人仕吳初魏司馬昭攻蜀或謂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今又遠征何

以能克悌曰曹氏功蓋華夏民畏威而不懷德丕叡刑繁役重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惠蜀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後官至承相晉遣龍驤將軍王濬伐吳吳主晧使悌與諸葛靚率兵逆之大敗靚迎悌欲共遁去悌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日以身徇社稷又何遁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

張 **儼**三國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學多識仕吳爲大鴻臚使于晉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不能屈羊祜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子超翰超撰吳錄三十卷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文縱任

不拘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號爲江東步兵仕齊王冏爲東曹掾見司馬氏骨肉相殘知亂將作與同郡顧榮語以去意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愴然曰吾當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遂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羹鱸魚鱠嘆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時高其志居母喪哀毀逾禮人以孝稱

張華 晉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圖緯方技之書無不詳覽好奬人才即寒門下士有片長者莫不歎賞延譽贊伐吳功成封廣武侯華於儀禮憲章多所損益一時詔誥多所草定嘗

徙居載書三十乘後進爲侍中書監忠匡輔名重一時被馮紞所譖出爲幽州都督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賈后雖兇險猶敬重之永熙末少子韙以中台星折勸華避位不聽竟爲趙王倫所害卒之日家無餘資惟文史充棟凡奇祕世所希覩者皆華手識焉所著有博物志時人比之子產華嘗見斗間有紫氣密名雷煥觀之煥曰寶劍之精當在豐城華補煥爲豐城令煥掘獄基入地四丈得石函中有寶劍題曰龍泉太阿送一與華華曰此干將也莫邪可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及華被殺失劍所在煥卒子華佩劍經延平津忽自腰間躍出墮水中使人沒水求之但見有二龍各長數丈光彩照水華嘆曰張公復合之語信不誣矣

張憑

晉字長宗少聰慧祖蒼梧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父戲子後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自謂必叅時彥欲詣劉尹眞長鄉里及同舉者皆笑之憑遂詣劉劉方洗濯料事處之下座唯通寒暑神氣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畢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憑乃遥于末座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告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憑還舩同侶問何處宿憑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舩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張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

○真

敎案爲理官自用爲太常博士後累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張賓 晉中丘人博涉經史闊達有大節常自謂智算識覽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石勒徇山中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建策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加賓爲大執法呼爲右侯而不敢名

張元化 晉葛玄弟子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一日名道士周元亨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殼既化元亨遵其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有汝州卒戍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謂卒曰能爲我持一書與胡司馬周會師不卒許之反投書二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二人厚葬之意發棺視之惟

有故履存焉宋政
和中封冲妙先生

張玄之晉自吏部尚書爲吳興太守以才學顯與會
稽內史謝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竝於玄時
人稱爲南
北二玄

張廌晉樂成人隱居頤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爲高
士家有苦竹數十頃張于竹中爲屋常居其
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
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張載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爲當世文宗
太康初至蜀省父嘗著劍閣銘武帝命鐫之
于劍閣山累官中書侍郎領著作　弟協字景
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官至河間內史時亂遂

華官家居以詩文自娛　亢字季陽亦能文尤
解音樂時號三張　載貌極醜遊洛陽市群女
以瓦石
擲之

張彥真　晉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
與交如志好或乖雖王公大人終不屈也常
歎曰其有知我者胡越可
親茍或不然毋寧獨立

張軌　晉張掖人漢張耳後世鎮涼州漢王彌寇洛
陽軌遣都護北宮純入衛擊破之以功封西
平公軌辭不受時諸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
獻不絕又馳檄關中共尊王室即率兵徑趨長
安諸軍絡繹繼發　子寔繼父為西涼牧初惠
帝失璽於蕩陰涼州軍士得之獻於寔寔曰是

非人臣所得留乃歸之於朝　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大悅增瑾位二等遂遣騎入援送諸郡貢計詣拜寔都督陜西諸軍事　寔孫駿嗣立遣張淳假道於成李雄以通表建康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告淳淳告雄曰張凉州不忘舊德通使瑯琊令使盜殺之江中何足以示天下雄大驚曰安有此事於是淳間關險阻達於建康詔拜駿爲大將軍駿復遣使上疏曰雄勒雖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

月霽舉破賊必矣朝廷不能從　初張軌及寔
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
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
彊遠近稱爲賢君僚佐勸駿稱涼王駿正色曰
此非人臣所宜言也遣使貢獻不絶自軌至駿
四世忠晉世莫與比　駿子重華自立爲涼王

張忠晉字巨和中山人隱于泰山恬靜寡慾苻堅
遣使徵之辭送之還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
士歿于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
里及關而死謚曰安道先生

張澄晉字國明吳人進光祿大夫本郡太守善正
書當葬父郭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
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於
卿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

六十四而卒其後遂昌子彭祖官至龍驤將軍
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縑素尺牘輒取而藏之
彭祖子敞仕宋爲侍御史敞子裕三世皆以善
書名家裕字茂陵歷宮尚書郎宋文帝元嘉中
爲侍中益州刺史入爲五兵尚書卒謚曰恭子
五人演鏡永辨岱俱有才名時號張氏五龍
鏡少與顏延之鄰居延之常談議飲酒喧呼不
絕而鏡靜嘿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
之辭義清婉延之謂客曰此中有人由是不復
酣呼鏡仕至新安太守於兄弟中名最高鏡猶
子緒字思曼風姿清雅時靈和殿前植蜀柳帝
笑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帝每歎
其清談袁粲曰緒有正始遺風宋明帝朝爲中
書令緒自少知名叔父鏡比之樂廣善玄談

難者志借口不及利有財輒散之或竟夕乏食門人時爲治具然未嘗求也　子充字延符少不拘檢肆意敢遊父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見思曼乃放鷹緤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一十九矣請至來年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通古籍鬱爲名士官至祭酒

張　羨南北河間鄭人少好學多所通涉仕周累官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惟羨以素業自隨甚爲當時所重後年老致仕隋高祖徵至賜以几杖羨上表勸以儉約優詔答之卒年八十四謚曰定所撰有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

張萇年南北仕魏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兄弟分析惟一牛爭不能決萇年以已牛一賜之于是境內各相戒約敬讓成風子琛有孝行官至太子翌軍校尉

張纘南北字伯緒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拒不前日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弟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百六公

張敷南北字景胤小名楂父小名梨宋文帝嘗問之曰楂何如梨對曰梨是百果之宗楂何敢比父卒毀瘠過制詔改其居曰孝張里武帝朝拜中書郎子融字思光吳縣人善艸書玩涉百

家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扇遺之曰此異物當奉異人宋武時起爲叅軍後歷封溪令入爲御史中丞融性至孝父母歿皆負土成墳所著有文集數十卷名玉海集嘗作海賦中警句云窮區沒渚萬里藏岍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若覆後以示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融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

張率

南北字士簡吳縣人十二能屬文南齊時舉茂才累官太子洗馬梁天監初遷司徒嘗爲

庚

待詔賦武帝手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卿兼之矣遂遷祕書丞官至黄門侍郎有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　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卒一旦焚毀更爲詩示之託言云沈約作也訥便句句稱賞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歎曰壯哉雀鼠竟不究

張昭 南北宇德明陳吳郡人與弟乾性俱孝父卒兄弟不衣錦帛不食鹽醋日食麥屑粥每一感動必致嘔血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餘年郡舉孝廉不就

張楚 南北梓潼人母疾祈禱苦至截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

張昇 [illegible]縣人[illegible]遁度形骸枯瘁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張嵒 **南北** 字巴玉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視之方葛洪至家謂嵒曰奉上帝命授子金丹火鼎汝可秘而行之以救貧苦梁天監二年夜半忽聞空中喚嵒云清晨可挈家入山嵒次日全家而往留使女盧瓊在家午間一疥癩道人至家問盧女曰酒庫何在盧指示之道人入酒缸中浴疥癩良久而去謂女曰傳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回聞之喜甚開庫酒有異香遂令合家飲之惟盧女見其浴托疾不飲次日祥雲擁鸞鶴下迎舉家八十餘口白日飛昇惟盧女至半空從雲而墜旣而上帝命女爲土地以守仙壇

張稷南北字公喬吳人有孝性母劉遘疾稷年十一衣不解帶終夜不寢及終哀毀骨立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位御史中丞

張膺南北通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子採樵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民心

張褒南北梁天監中御史劾其不供學士職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杜詩云碧山學士焚銀魚

張冲南北字叔玄吳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

創事孝經論語義十卷前漢學義
十二卷官至國子博士子復胤

張元南北後周芮城人性謙謹有孝行年十六祖目失明元晝夜祈禱一夕夢神人以金篦療祖目越三日祖目痒元因舐之果明後人立祠謂之張府君廟

張譏南北後主宴東宮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執此者獨譏耳即授譏後幸鍾山令譏豎議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張祥隋并州司馬諒作亂縱火燒郭下百姓驚駭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泣禱曰神其有靈可降雨相助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如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

張允濟隋武陽令愛民如子道不拾遺元武民有以
牸牛依婦家孳十餘犢而不還者訴縣不能
決乃詣允濟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
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牛問所從來婦家不知
遽應曰此壻家
牛也遂斷還壻

張仲堅隋西京人偉狀貌鬚如虬衆號虬髯公雄才
大略人莫之測隋末天下大亂仲堅陰有澄
清之志偶遇李衛公靖于旅次時靖方挾紅拂
妓宵奔紅拂亦姓張一見虬髯即異之旋拜為
兄妹呼靖與相見坐談間二人歡甚因詢靖所
往曰將避地太原虬髯曰覲李郎器宇真丈夫
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靖閱人多矣皆將帥
才惟一州將子愚謂之真人問何姓曰亦姓李

者妙年。虬髯曰。似矣。李郎能致我一見否。曰。靖友劉文靜與之狎。因文靜見之無不可者。遂相約會于汾陽橋。靖與張氏如期入太原候之。偕詣文靜。紿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文靜遽遣使迎之。虬髯公熟視文皇。挌靖起曰。眞天子也。然吾十得八九。須道兄決之。後偕徐洪客復謁文皇。慘然屈服辭去。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暫止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粧奩首飾非人間物。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

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命妻出拜。亦天人也。旋至中堂。盤筵之盛。雖王公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旅奏于庭。似從天降。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覆以錦。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舉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將予之贈。以佐眞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

世。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後文皇定天下。貞觀中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賀之。或曰李衛公兵法。半是虬髯所傳。

張文翊 隋河東人。父琚爲洹水令。有清正聲。教子姪皆明經。自達文翊通三禮易書詩春秋三傳。家貧灌園爲業。仁壽中辟舉不應。事其母至孝。以德化人。及卒。鄉人立碑頌焉

張志寬 唐安邑人。居父喪。哀毀嘗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病。急求歸。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令疑其妄。繫于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高祖遣使拜散騎常侍。表其閭

冬

張懷約唐建昌人初仕隋官至學士後歸唐以爲溫州司馬懷約幼有令名鄉人宗其德行尤博學强記文詞典麗講三禮三傳出諸儒之右性尚簡雅後隱于富陽山莫知所終

張公謹唐字弘慎繁水人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又數言時政得失後遷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封鄒公其卒也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張嗣宗唐崑山人高祖鎮太原時引爲賓客授秦王經及太宗即位問君欲何官因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有何所疑乃頓首曰臣願得國子祭酒遂授之至永徽間致仕歸

張鎭周 舒州人初爲壽州都督武德中遷本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殽召親戚與之酣宴如爲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鎭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内肅然

張蘊古 唐武德末爲大理寺丞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

上嘉之賜以東帛

張南本 唐蜀郡人與孫位竝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于火中結跏趺坐烟飛電掣烈烈有焰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

張行成 唐太宗朝拜給事中帝嘗曰朕爲人主常兼行將相之事行成對曰古者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淸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張亮 唐從太宗定天下數立奇功及伐高麗封亮爲行軍大總管凌烟閣功臣亮與焉封鄖公

張立素 唐虞鄉人初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釋之武德間爲

景州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召見問以治道玄素條對稱旨擢拜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宗欲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玄素上書極諫帝謂玄齡曰玄素所言極有理卽爲罷役或有事至洛陽雖露宿亦無傷也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歷太子左庶子

張士貴唐虢州人善左右射隋末從羣盜攻剽城邑高祖招降之從平洛有功授本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遊耳貞觀中以累戰破賊遷右領軍大將軍進爵虢國公

張儉唐字師約新豐人初檢校代州都督建平糴法貞觀中都督營州有征遼功兄文師太僕卿弟延師右衛大將軍並賜銀青光祿大夫門俱列戟世號三戟張家

文 豪 度

張法雲唐虢州人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年八九歲時兄戍安西朝往夕還故名萬回

張 旭唐字伯高吳人善艸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號張顛尉常熟有父老屢求判其狀張怒老人曰見公筆勢奇妙欲家藏之耳因問所藏書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妙與李太白等爲飲中八仙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艸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烟

張公藝唐東平壽張人九世同居高宗封泰山還幸其宅召見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帝善之命賜之縑帛百匹

張文瓘唐字稚圭武城人高宗時任宰相帝造宮殿討四夷養廐馬萬匹文瓘上書諫止改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後拜侍中卒諸四皆下淚贈幽州都督子四人潛沛治涉皆至三品時號萬石張家　文瓘弟文琮文琮子錫皆爲顯官有政績

張　濆、唐天台隱士喻鳧贈詩有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之句、

張道源唐并州人高祖時爲大理卿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屍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其喪還家

張仁愿唐下邽人有文武才神龍中爲洛州長史盜不入境又爲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拜同中

宋　先　尚

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又爲范陽節度時祿山
生而有光鳥獸盡鳴望氣以爲祥仁愿搜廬帳
欲殺之
匿而免

張知謇唐字匪躬幽州涿人歷十一州刺史則天奇
其貌詔畫工圖之中宗立封范陽郡公兄
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登明經高第武
后朝俱爲顯官曉吏治介然有守並著能名

張齊賢唐陝州人聖歷初爲太常奉禮郎遷
博士論禮制合古義累遷諫議大夫

張柬之唐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舉進士初以賢
良名對策第一時年七十餘出爲合蜀二州
刺史武后嘗求一奇士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
宰相才也即名爲洛州司馬轉司刑少卿拜同

誅二張復唐祚移以功封漢陽郡王出
為襄州刺史卒謚文貞柬之剛直不傳會遂于
學論次書
數十篇

張說唐字道濟洛陽人永泰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校書郎遷左補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出為相州刺史河北道觀察使勤恤民隱有惠政其母夢玉燕入懷孕而生說子三人均垍淑均大理卿垍淑皆以從祿山而敗一說與姚崇不相能崇奏按說罪說未知先有一教授生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有用人時乎何靳一女婢說是其言即以侍婢與生生辭去旬月

餘忽來言曰某感公之德頃聞公爲姚相所搆
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
主說乃出雞鳴郡夜明簾并情懇手札付生生
乘夜見九公主主力言于上上感動命高力士
勑御史臺罷所
按事說始獲免

張無夢唐永嘉開元觀羽士玄宗名對講易謙卦上
問曰獨謙卦何也無夢對曰方大有時宜守
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明玄
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張嘉貞唐蒲州人初仕爲平鄉尉以五州舉坐事免
天后時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
決問侍吏曰此間有嘉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薦
嘉貞有異才循憲名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

歎不啻然及還循憲奏于天后請以已官授嘉
貞天后曰朕豈無一官自進賢邪名嘉貞爲監
察御史擢循憲司勲郎中以其能薦賢也嘉貞
歷梁秦二州都督政以嚴辦開元中拜中書令
弟嘉祐任金吾衛將軍每朝軒蓋騶從盈閭
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嘉貞不營產業或
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
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爲無賴子弟酒
色之資吾不取也 嘉貞子延賞博涉經史通
吏治大歷初除河南尹治行第一更四鎮吏民
頌其愛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延賞子弘
靖字元理爲盧龍節度使時王承宗縱兵四掠
衆爭上表請討獨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用
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憲宗不從弘靖

乃求罷爲河東節度使後師出無功竟如其所慮弘靖嘗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士銜之元和中拜相繼祖父三代爲相時稱三相張家　弘靖子次宗爲中書舍人　延賞四代皆掌書誥前此未有楊巨源詩曰尹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氏說門戶

張琇唐解人父審素以雋州都督被誣爲御史楊汪所誅琇徙嶺南久之逃還殺汪吏捕以聞玄宗謂孝子不顧命殺之以成其志臨刑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夫復何恨

張祜唐字承吉交河人寓居蘇州有詩名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日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以

遂偃蹇不隨鄉試令狐楚鎮天平表祜新舊詩三百篇以獻祜至京師爲元稹所抑寂寞而歸嘗自號釣鼇客會昌初李紳節度淮南壯其爲人厚其禮遇祜長於宮詞掖庭多吟咏之杜牧守池與祜爲詩酒友寄詩云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當時以爲故實後知南海罷但載羅浮石歸不治産大中間卒於丹陽

張

鎬唐字從周有大志觀經史猶漁獵然蕭嵩薦之曰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岩谷一叟爾元宗名爲左拾遺不數年房琯罷以鎬爲相肅宗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内鎬曰帝王當脩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改容謝之

張守珪唐陝州人慷慨尚節義開元中為瓜州刺史虜奄至衆失色守珪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大破之入拜右羽林大將軍子獻恭數有軍功累遷檢校吏部尚書

張萬歲唐為太僕卿善於其職自貞觀初牝牡三千匹高宗麟德間蕃息及七十萬匹牧事賴之

張九齡唐字子壽父為韶州別駕卒于任遂居曲江七歲能屬文後擢進士又以道侔伊呂科高第為中書舍人為詞人之冠時號為文塲元帥遷左拾遺玄宗千秋節羣臣皆獻寶玩九齡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以申諷諭累遷中書侍郎嘗抑李林甫反被所

撫籍本家居喪天下稱爲曲江公而不名玄
宗嘗早朝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九
齡雖罷每拜相帝輒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
初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于上美守
珪之功欲以爲相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
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不任其職可乎對曰惟
名與器人君所司不可假人守珪纔破契丹卽
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帝卽不能
奪九齡少時養羣鴿與親知書則繫足依敎
往投之謂之飛奴 初祿山失律喪師守珪欲
誅之玄宗惜其才特命宥之九齡固爭曰祿山
貌有反相不殺必爲患上不從後祿山叛上幸
蜀思九齡先見之明爲之流涕遣使往曲江祭
之厚卹其家及祿山滅追封爲始興伯謚文獻

子極　齡仲弟九皐歷宋襄廣三州刺史　季
弟九章亦歷溫吉曹三州刺史天寳中爲嶺南
節度使　九皐子杭爲侍御　杭子仲方擢進
士爲諫議大夫秘書監崔發因擊中使上怒繫
獄仲方諫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
澤徧及於昆蟲而獨遺於崔發卒贈禮部尚書
謚曰
成

○

張興唐玄宗時爲饒陽裨將力舉千鈞性復明辯
城陷爲史思明所擒謂之曰將軍眞壯士能
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
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不能報德反勒兵犯順
禍及主靈足下所以從賊者求富貴耳譬如燕
巢於幕豈能久安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

怒鋸殺之罵不絕口

張　果唐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嘗自言生于堯丙子歲每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置于巾笥用則以水噴之復成驢則天時使使召之果詐死于妬女廟後開元中玄宗使徐嶠盧重玄齎璽書迎果至京帝欲以玉貞公主降果大笑不奉詔屢上表懇辭還山帝賜絹三百匹封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入常山天寶初帝復召之果聞輒卒帝立棲霞觀祀之

張　氳唐晉州人號洪崖子仙書秘典無所不通玄宗召問曰先生善長嘯可得聞乎即應聲而發拜官不受洪州大疫有狂道士市藥服者立愈即氳也三召不至天寶末忽大霧尸解而去

張從申唐吳人善書世稱獨步擢第爲秘書省正字弟從師從儀從約皆工書得右軍風規人謂之四絶

張聿唐瑯琊人爲華亭令吏民初犯書罪由于籍聽其自新再犯則舉籍勘照按論不宥府有征需量力受數稍至浮濫輒爲褫去有以干乞至境上者閩民歌曰華亭君來幾時免我疾苦瘵我饑其人曰愷悌之政安可撓邪不謁而去

張弘唐字敬禮吳人善篆隸飛白書妙絶當世人稱其飄若游雲激若飛電有飛仙舞鶴之態常帶烏巾時號張烏巾歐陽詢謂張烏飛白入神品小篆亦入能品

張僧繇[illegible]于金陵安樂寺畫二龍于壁不點睛人問其故曰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電破壁一龍上天其一不點者在焉　閻立本往觀其畫壁曰得虛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方去

張藻唐字文通善畫嘗手握兩筆齊下一爲枯枝一爲生枝潤澤時號神品自撰繪境一篇官至祠部員外郎

張象唐華陰主簿爲守令所抑歎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如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遂棄官而去時楊國忠專權公卿以下莫不諂事或勸象謁之曰一見富貴可

立圖象曰君輩倚楊右栢如泰山吾以爲氷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嵩山

張伯偕 唐與弟仲偕形貌相似仲偕娶妻新粧畢見伯偕曰粧好否答曰我伯偕也趨避之須臾又見告曰向大誤認伯爲卿答曰我固伯偕也婦大慙不復敢見

張志和 唐字子同金華人父游朝通莊列書爲象罔白馬諸篇以佐其說志和于肅宗時擢明經授錄事叅軍親亡不復仕往來江湖自稱烟波釣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陸羽嘗問孰與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伴與四海諸公爲友未嘗少別何有往來所著有玄眞子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肅宗賜名志和又御賜奴婢各一志和以二人
配爲夫婦名曰漁童樵青有漁歌數首清逸絕
塵嘗謁刺史顏真卿舟甚敝真卿欲館之謝曰
願爲浮家泛宅與鷗上下于烟水間耳不願于
塵土中埃俠骨也真卿與之游平望驛志和酒
酣鋪席水上獨坐而酌席往來如舟旋有雲鶴
盤旋其上真卿僚佐觀者莫不驚異遂揮手謝
真卿漸昇而去　見鶴齡築室越州亦有隱操

張

巡 唐南陽人博通羣書身長七尺鬚髯若神曉
戰陣法志氣高邁詩尤雄壯開元末擢進士
第爲清河令有治績後調真源令祿山反起兵
雍丘與許遠同拒賊賊蟻附而上巡束蒿灌油
焚而投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敗走
追之獲三千人賊將令狐潮至城中矢盡縛艸

爲人衣黑衣夜縋城下賊兵以爲人下城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復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壘而去潮益兵圍之使郎將雷萬春巡於城上賊射之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賊乃夜遁巡入睢陽與許遠合兵尹子奇引兵圍城累戰皆克城中乏食茶紙馬鼠雀俱盡殺愛妾享士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只有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諸將皆感激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許遠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後贈楊州大都督郡人廟祀焉　巡嘗見于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

書終卷不錯一字

張建封、唐字本立南陽人少喜文章慷慨尚氣代宗詔李光弼進討蘇常盜建封請前諭盜一日降數千人德宗時鎮徐泗來朝賜宴曲江亭與宰相共榻而坐比還鎮親賦詩以餞幷以所持鞭賜曰卿節義歲寒勿渝故以此爲況在徐十年一軍大治有文章傳世　建封未遇時尚書裴寛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寛屈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豈長貧賤舉船錢帛奴婢悉以貺之客受貺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旣而問其人乃建封也　建封舞妓盼盼居燕子樓公薨誓不他適有燕子樓詩三百首白樂天爲之作

莖守土者表聞詔旌異之其從孫
公挺亦以孝稱人謂張世孝云

張九宗 唐遂寧人舉進士持節封侯歸典
鄉郡凡宮觀碑銘多九宗所撰

張志成 唐昆明人流寓西蜀得王右軍艸書
刻意摹倣俱得其似歸教其子策

張全義 唐河南尹初東都薦經寇亂戸不滿百全義
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
市出見田疇美者名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
收者賜以茶綵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由是比
戸豐實水旱無饑既去
百姓思之立廟以祀

張籍 唐字文昌烏江人善古詩及書翰行艸舉進

客且薦于朝自是名播人口當時賢士爭慕之

張允伸 唐范陽人宣宗時爲節度使累進中書平章封燕國公時徐州反出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國用詔嘉之賜玉帶寶器進兼侍中卒贈太尉謚忠烈

張無擇 唐字君選句章人性篤孝父死七日絕漿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州之瑞官至中散大夫遷和州刺史

張承業 五代承業治家甚嚴晉王存勗以其姪張瓘爲麟州刺史承業謂之曰汝本慣爲不法今若不悛死無目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承業承業勸課

農桑蓄積金穀王或須錢賞伶人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王不悅以語侵之曹太夫人急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　司燕國公承業固辭但稱唐官　承業聞晉王欲自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忠王室今朱氏尚存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老奴之意無他但以受先王恩欲爲王立萬世之基耳王不從承業慟哭歸晉陽邑邑成疾而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其死亦不食者累日

張憲 五代初莊宗命憲守晉陽及帝遇弑推官張昭遠勸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恩也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

張敬達三代仕唐石敬瑭引契丹入寇敬達率兵禦之被困于重圍數月芻糧俱盡楊光遠勸之降敬達曰吾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光遠斬敬達降契丹嘉其忠備禮葬而祭之謂其下并晉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

張琳五代眉州刺史繼章仇脩通濟堰溉田一萬五千頃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决水利秔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因之代天工

張藏英五代范陽人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襲殺居道以祭其父母時稱爲孝子仕後周以刺史領邊任屢擊敗契丹太史褒美之宋初爲瀛州團練使陞關南軍

張彥卿五代仕南唐爲楚州防禦使周率兵圍城踰四旬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率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鬬而死所部千餘至死無一降者

張鑄宋洛陽人五代時舉進士仕梁累官秘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尚書鑄美姿儀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徽號對冊皆鑄書之及卒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園圃以治喪

張瓊宋初帝爲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即位擢爲殿前都虞侯軍校史珪石漢卿譖瓊擅作威福帝召瓊而訊之無狀不服令繫獄瓊自抑不悅解薪佩帶以遺

其家無餘貲心深悔恨責漢卿仍厚卹其家

張　靄宋字伯雲浦城人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于後苑靄急請入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曰此小事何急如此靄曰亦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靄跪而徐拾之帝曰汝欲訟朕邪靄曰臣不能訟自有史官書之耳帝大悔賜靄縑百匹

張齊賢宋字師亮寃句人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陳十策四說稱旨堅執其餘皆善帝以束帛遣之及歸謂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太宗即位取進士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下第帝不悅故一榜書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知陳州犇

丹侵寇齊賢遣使期潘美美使人報云師至柏
舉得密詔不許出戰齊賢曰寇知美之來而不
知其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
三十里列幟燃芻莽丹兵見火光中有旗幟大
駭以謂并師至夜遁齊賢先伏步卒於前掩擊
大破之帝手詔褒嘉未幾召入爲相眞宗朝出
爲涇原諸路經略使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
十餘尚善飯上數召至宮中禮遇甚厚嘗賜詩
爲壽致仕歸洛陽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通流
栽花植木日與故舊携觴遊釣其間嘗詠詩云
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
白頭心已足四登五府九尚書卒謚文定

張士遜宋字順之陰城人爲人寬厚不言人過淳化
間舉進士調鄖鄉縣主簿累官同中書門下平

[illegible]徙拜太傅封魯國公致仕年八十六卒諡
文懿子友直累官工部郎中友正以書名神宗
許其艸書爲
當時第一

張思訓 宋巴中人司天監學生精思巧絶本唐李淳
風梁令贊之法作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於
自然不假人運尤爲
精妙帝深歆賞之

張詠 宋字復之濮人官樞密直學士出知陳州與
寇準最善每面折準過雖貴不改詠在成都
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學術不足耳及
準知陝詠過之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
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
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詠登太

平八年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
李公沆深沈有德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
寇公準當方面之任詠不敢辭 詠自奉養寡
薄儉陋雖寒士不若退闔靜室焚香危坐聚書
萬卷往往誦讀校正並無聲色之好李畋嘗侍
坐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
官以至此初及第以詩寄友傅霖有云前年失
腳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
此身不是愛輕肥嘗從陳希夷學道欲分華山
之半陳以筆墨蜀牋贈之後帥蜀寄希夷詩云
性愚不肯任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
劍南檄回頭慚愧華山雲 詠守郡日有錄曹
叅軍衰老詠責之曰何不去明日叅軍求歸別
以詩曰秋光多以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

[illegible]冀日[illegible]劇能[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謂可憫因慰而薦
之眞宗嘗手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
矣詠畫一像自作贊云乖則違俗崖不利物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及卒遺表上
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
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
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
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

張去華 宋字信臣幼勵學敏于屬詞建隆間舉進士
甲科累官工部侍郎致仕去華善談論尚節
義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眞宗命
寫其論列置龍圖閣四壁有文集十五卷子師
古師顏皆國子博士師錫殿中丞師德最爲父
所器重眞宗時汾陰獻大禮頌于行在是歲舉

進士第一累官至諫議大夫孝謹有家法時相頗不悅之有文集十卷

張　存、宋世家深州父文質徙冀州存舉進士天禧中累官侍御史積遷至禮部尚書出入中外七典州麾更持漕節皆錚然有聲性孝友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收恤宗族不使一人失所卒謚恭安

司馬光其壻也

張若谷宋字德謙沙縣人進士及第爲巴州推官以禦賊受知于真宗歷處州徙杭州會歲饑發廩爲粥以賑所至實心爲民不激訐取名而自有循良之政

張希顏宋景德間知萍鄉縣時張詠問毀直　范延貴

[illegible]

肆無賭博市易不喧夜宿郵中更鼓分明以是
知其爲好官員也
詠乃並薦于朝

張　愈宋字少愚一字叔才明縣人爲道士自稱白
雲片鶴仁宗朝西戎犯邊上書陳攻取十策
授校書郎歸隱青城山之白雲溪潞公與呂夷
簡嘗薦之皆不起凡六辭召命杜門著書卒妻
蒲氏賢而有
文自爲誄

張師禹宋字虞佐天資耿介不苟合不求仕進從之
遊者莫不敬畏號鄉先生其猶子瞻於財先
生病且沒必使作關約析戶籍猶子願推已產
附益之先生毅然不受一金及屬纊其友張具

瞻來視疾先生指心示之曰血氣枯竭矣而一點不動言訖溘然而逝

張震 宋字嗣之休寧江潭人少孤志讀書乾道五年登進士第主仁和簿分教臨川與象山諸公講明義理宰當塗縣剖析民訟編類成書有聽訟類藁十二冊趙忠定公汝愚尤加器重召審察尋以疾卒子會博聞強記登紹興元年第尉饒之鄱陽調金陵糾曹時丘崇爲帥吏胥側足會不肯詭隨平反甚衆任滿不復出仕家居十餘年卒會子軫輔俱登第

張彝憲 宋字季常博學多聞三與計偕不利絕意功名放懷林壑與楊文公世親咸平初文公自括蒼解印趨朝凡兩造其居因以詩贈云疊巘參差翠護門雕梁賀燕自成羣割雞日夕期

客和竹冥曉對此君且向東皐耕黍稷便應北
闕降玄纁子眞謾說耕巖石不奈聲名四遠聞
文公移詩入京遍謁貴遊咸爲屬和文公復作
序引有曰千里寄題豈人遐而室遠七閩傳讀
盡玉振以金聲誠足爲吾黨之美談寧獨光幽
人之肥遯其子泌祥符八年進士累官尚書

張讜宋端平間知德興縣人頌之曰張侯
張侯敷政優游農樂其業禾麥有秋

張方平宋字安道宋城人少穎悟絕倫書過眼不再
讀舉進士爲著作郎上平戎十策議論確當
宰臣呂夷簡見之自謂樞密宋綬曰大科得人
矣累官參知政事南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
師致仕卒謚文定初守蜀時得蘇洵與其子軾
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晚受知神宗王安

石方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　少家貧無書借人三史旬日還之曰已知其詳矣平生屬文未嘗起艸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共薦之上以其文章典雅有三代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始終一節時論重之

張逸宋滎陽人舉進士歷知鄭城長水青神尉氏縣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民有殺人以誣人者吏受賄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邪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凡四爲益守而政多便于民

張及宋知臨邛縣太守欲引水泛舟遣吏於縣決

導守斂容謝之

張荷 宋壽光人師事种放與吳質魏野楊朴宋澥爲友性高潔爲文奇澀著過非九篇放謂隋唐以來士罕能及之所著有詩文三卷

張玉 宋保定人隸狄青麾下善用鐵簡仁宗稱爲眞勇將征儂智高有功擢廣西鈐轄王韶開熙河玉爲副都總管河北置三十七將以玉爲第一將入爲馬步軍都虞侯

張伯端 宋天台人少好學神宗熙寧間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與一禪師善約同瞑目出神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可折一枝爲記禪師曰諾及

歸紫陽出花示弟子把翫禪師手袖皆空弟子等問其故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脩謂之陽神彼不兼脩命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英宗治平間訪扶風馬處厚於河東以所著悟眞篇授處厚曰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趺坐而化年九十九

張日用 宋靜海人知新昌縣見郡曹椽之子鄭獬奇之妻以女後果魁天下文彥博宣撫河北日用謂彥博此行須得便宜行事請于上許之後彥博遂擒王則實日用參襄之力也　子次山少俊逸有才名年十六即入仕調泰興簿因開河部夫鑿肅工力多先辦包拯薦諸朝淸名直節見知于司馬光遂知泰州有鶴訴于庭次山呼兵官使隨去乃其雛爲人所烹次山爲鞫治

退飛

張先宋字子野烏程人康定初進士詩格清麗尤長于樂府有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秋千影之句時號爲張三影一云無數楊花過無影疑是子野之句官至都官郎中

張昭宋河間人十歲卽閉戶讀書及長淹貫經史稱通儒乾德中典吏部嶺南平遣使就臥榻問獻俘禮昭口占以對共服其該博

張庠宋永新人博通經書嘗著斥蠹正言二書以折佛老作元經圖以推五行六度之秘鄭獬

吳處厚錢明逸輩皆
師之號白雲先生

張君房宋安陸人爲著作郎眞宗時日本遣使入貢詔本國建寺夷使乞詞臣撰寺記時直院之文多房代爲之旣宣令撰寺記夷使待命而君房醉飲市樓索之不獲直院大窘後楊億改閒忙令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或謂君房非醉但假此以拒夷俗耳

張　昇宋仁宗時爲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仰托
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臣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未幾進樞密副使英宗初請老

清愼不可干以私請置之昇力求去遂判許州

張景 宋公安人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艸護龍洲日所食何物對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羹

張昌宗 宋漢陽人處家以義歷八世不分馮京有詩一水縈洄遶沌村子房苗裔此間存同居八世三千口可惜君恩未表門嘉定間孫灼守漢陽嘉其義捐俸代其納稅事聞詔表曰義門

張伯玉 宋建安人知太平州日語司戶曾鞏曰吾欲作六經閣子爲我記之鞏呈稿終不合意乃自爲之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鞏一見畏服

張巨 宋武進人嘉祐中舉明經少從胡瑗游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隲爲四友以薦充國子監直講王安石新經行巨卽引去時論高之有文集四十卷易解十卷

張輿 宋常州人進士甲科養其親不忍去左右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窮經著書范祖禹蘇軾交章薦其高行詔拜校書郎竟不出塞路中守常爲當時所重卒賜謚曰正素先生

張載 宋字子厚郿人舉進士爲祁州司馬少喜談兵累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衆一日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二程深明易道汝往師之遂撤坐輟講爲政

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茍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未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仰而讀俯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又以呂大防薦名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學者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有東西銘行世謚曰明

○張攀 宋字從龍常熟人由太學生登進士知溧水縣嚴州通判監登聞鼓院慶元通判知興國軍除將作監丞太府寺丞秘書丞詮次中興館閣書目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上之兼權右曹郎官再命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讀除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卒年七十贈通議大夫集英

殿脩撰擧寛厚易直遇事開誠無一毫矯飾幼年郡試不肯減年爲欺家世清白持之益堅仕州縣以循良稱在朝廷以靖恭

著有益齋文集奏議漢唐論

張知白 宋眞宗朝罷陳堯叟遂進知白參贊大政未幾遷樞密副使仁宗朝以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知白爲相愼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張覺民 宋文州人游太學元祐間第進士後與馬涓等上書忤權貴坐黨錮退居成都與張正已等游號艸堂先生所著有歌詩雅著百餘篇

張肅 宋舒城人以直諒稱仕爲廣東轉運判官後爲江東提點刑獄自司馬光而下七十有四

二時名流其後三世登第

張虛白 宋鄧州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眞人得秘訣徽宗聞其名名晉太乙宮恩賚無比虛白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宰相在非予所知也金人尤重之以爲神仙忽一日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至期果然　武陵崔婆嘗飲以醇酒後寄崔婆詩曰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

張煇 宋字子充永嘉城南人天資謹飭喜問學自六經諸子書歷代史記至百家之說皆通習其辯析精微旁引證據論議亹亹雖老師宿儒莫能屈也游太學屢先多士傳誦爲楷式兩以

親計哀毀骨立幾不勝衣廬于墓者三年作霜露堂以享有甘露降于庭人謂其孝感所致

張大中 宋通州人羣經百氏一覽不忘人目爲黑漆書廚宣和間舉進士授南浦令時稱爲古廉吏累官果州通判

張商英 宋字天覺新津人童時日記萬言向子山見而異之妻以女崇寧中拜相時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值久旱彗星當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商英爲相大革京之弊政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憚之何執中恥其勝已諷臺臣論之遂出知

張敦義宋字行可建寧縣人叔父示以詩學升辟雍兄敦常兩貢于鄉敦義紹興甲戌第進士授醴陵尉以清廉稱調衡州司理多所平反有尉獲盜未應賞格乃羅織平民以充數敦義被憲檄閲實廉得其狀憲與尉同里諷使苟同不從憲怒欲劾之敦義毅然曰天可欺乎吾寧以一官易數人命平民竟獲免

張璉宋貴池人篤於孝友歷數邑治劇有聲後知鳳州卒其父洵嘗爲獄吏每闔戶默思爲囚平反四十年如一日以璉貴累封朝奉大夫卒年八十六人以爲陰德之報

張叔夜宋字嵇仲永豐人喜言兵歷知陳留襄城縣海宋江起河朔叔夜誘擒其副江乃降金

人南下爲都總管率二子伯奮仲熊舉兵勤王轉戰至都累遷簽書樞密院連日與金人大戰斬其二貴將城陷被創父子猶力戰不止徽宗北狩叔夜從之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而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朝廷聞其死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忠文

張

慤宋高宗爲大元帥時慤官計度都轉運使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得錢五十萬以佐軍賴以不乏帝即位以爲戶部尚書未幾除同知樞密院兼提舉戶部財用又建立寓兵於農之法以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

兵者皆莫之及諂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

張伯麟宋字慶符當塗人少強學不妄言笑長以氣豪里中每慕古人奇節人未之知也紹興初以明經入太學毅然詬面直人短長同舍生憚之當是時秦檜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覘時事常憤之因題齋壁云夫差而忘勾踐之殺而父乎同舍生見之大駭請杇其壁毋令諜者知事鬩累君不淺伯麟曰大丈夫一死苟得所無懼也檜方文致太平元夕都市張燈伯麟出遊過中貴人白諤門見燈籠盛設取筆題其上如齋壁所書秦檜聞之下伯麟於獄棰楚無全膚流吉陽軍檜死伯麟釋回原籍

張弼　宋仙遊人精於易推明象數出乎自得隱居不仕賜號葆光處士

張守約　宋知涇州涇水暴城每歲增治堤堰費用不貲適年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于河患禱之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爲害

張所　宋青州人舉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論還京五利又條上兩河利害及言黄潛善汪伯彥奸邪謫江州李綱薦爲河北招撫使時岳飛因上表請車駕北渡忤汪黄意罷官歸詣所所與語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授飛武經郎所方欲招徠豪傑爲恢復計而李綱罷相遂落

張邵洪皓朱弁使金不肯拜撻懶且具書言天未
厭宋命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
矣撻懶怒因之祚山砦踰年送于劉豫使用之
郤見豫長揖而已又只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
大義辭色俱厲豫怒下于獄復送金拘之燕山
僧寺後以和議成放還除秘書脩撰朱弁副王
倫使金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始弁與倫
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自分必死豈在今日覬
幸先歸願正使受節歸報天子倫將别弁謂曰
古者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願留之得
抱以死骨不朽矣倫解印授弁弁臥起與俱金
追弁仕劉豫不肯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
門忍饑待盡金人感動致禮如初復欲易其官

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極陳和議之非秦檜惡之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張九成 宋字子韶號無垢錢塘人一云晉陵人八歲默誦六經十歲能屬文十四遊鄉校閉閣讀書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穴隙而視見其斂足端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諸老先生歎異之曰奇童子也始學于龜山之門紹興中對策集英殿上曰忠鯁可嘉眞第一九成每歲薦寒士十數人館地而得大魁之報謫南安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倚桎觀書庭磚雙足趺隱然公自題桎曰老來目病執書就明者十四年倚柱積歡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仕至禮部侍郎以與秦檜議和不合謫出後起知溫州卒至理宗朝以九成能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子二人遜厚幼厚

張綱 宋建炎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憤然不平遂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及檜卒起爲叅知政事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行如此

張觀 宋官叅知政事每遇事從容詳審動無過舉劉器之初第與二同年應試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某事不因忙後錯了

張繹 宋字弘道幼值家貧未知讀書傭力于市忽聞見官傳道而過心甚慕之因問人曰此人何以至此答曰讀書而至此也繹乃發奮力學受業伊川先生之門卒受伊洛淵源之學伊川每謂人曰吾晚得二子

蓋指張繹與尹焞也

張孝基 宋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有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悉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久之其子丐于塗孝基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甚力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能之孝基使管庫其子顓謹孝基知其能自新不復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孝基卒其友數人遊嵩山忽見旌旗[illegible]

野婦守[illegible]士大臣[illegible]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
揖問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
此山言
訖不見

張耒宋字文潛淮陰人十二歲能文弱冠第進士
有雄文尤長騷賦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官起
居舍人坐黨籍家貧郡守欲爲置產堅謝之雅
與蘇軾兄弟善所著有兩漢決疑八十卷行世

張浚宋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登進士第除太常寺
簿時金粘沒喝入汴京欲立張邦昌浚逃入
太學不肯署狀高宗立遷侍御史時汪黃二人
專權盜賊蠭起不以上聞浚極言金人必來攻
請豫爲備二人笑之未幾以朱勝非薦進川陝
京西諸路制置宣撫使以便宜黜陟與劉子羽

密謀誅范瓊衆皆悅服平苗劉之亂帝再三問
勞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
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
之浚還自閬州時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劾之
遂罷爲資政殿學士居于福州都督趙鼎言于
帝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
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
乞名之使居政府帝遂以浚知樞密院以其盡
忠竭節諭于中外將士見浚勇氣百倍未幾召
還遷右僕射浚總中外庶政每奏對必言讐恥
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事無巨細
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艸之因呂祉之
死遂力求去帝問浚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
方知其闇會臺諫之諷言官論之安置于永州後

以秦檜主和議因星變欲力陳時事以母許氏
年老恐言之被禍不測許氏知之誦其父咸紹
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
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
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
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
僞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
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
不能安也時檜文飾太平見之大怒遂貶連州
必欲寘于死會檜死獲免又以陳俊卿薦召判
建康府浚聞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
焚采石烟焰漲天人戒浚勿輕進浚曰吾赴君
命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長江無一舟
敢北行者獨浚乘小舟徑進帝至建康浚迎于

道左衞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
采隱然軍民倚以爲重帝勞之曰卿在此朕無
北顧之憂遂令措置兩淮軍事未幾召入朝以
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孝宗立手書召浚入
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坐
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
事不濟又力詆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
帝嘉納之進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浚請
帝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進兵山東以爲吳璘
聲援帝每見浚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
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進兵復宿州中
原震動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
年來無此克捷時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
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

言[illegible]情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illegible]
亦須與卿終之浚乃脩飾各處守備帝復召浚
子栻入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
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踪動輒掣肘
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歸帝謂栻曰朕待魏
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
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尹穡附湯思退排擊
魏公遂降授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楊州未一
月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　時湯思退力主和
議遣王之望使金許割四州浚上言曰秦檜主
和卒成逆亮之禍今其黨復出爲惡今若復倡
和議四海英雄誰爲陛下用哉帝乃手詔之望
等一行禮物並回會金執行人胡昉帝謂浚曰
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卽命浚視師

江淮浚招徠忠義增置戰船葺治弓矢山東豪
傑願受節制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大
懼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浚乃請都督府
浚既去猶疏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以時事
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
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望上心感悟
上如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聞
者聳然行至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其畧曰吾
爲國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
葬我先人墓側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浚志在
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贈太
保帝思其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所著有五經解
及雜説文集奏議子二人栻杓 栻字敬夫頴
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與朱熹爲友仕爲直秘

閣後開府治戎栻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孝宗召
栻赴行在栻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下憫
中原之苦宜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
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異其對遷吏部侍郎右
文殿脩撰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卒謚曰
宣所著有論孟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
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杓浚次子以父恩
累官至袁衢二府有能稱提舉湖北常入奏事
孝宗甚喜累遷戶部侍郎端寧朝積官至端明
學士知建康府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治郡有
能聲累官直秘閣在朝屢陳諫疏有祖父風

張世傑　宋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呂文
德召爲小校累官至保康軍節度使知平口

後封越國公召入衛元兵至皐亭山遣使說降世傑斬其使及衛帝駐厓山元將張弘範襲之世傑力戰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某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帥蘇劉義方興等朝夕大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陸秀夫負帝投水死世傑以小舟奉楊太后脫去太后聞帝崩以趙氏已盡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仰天呼

曰天不欲存趙祀則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死宋亡

張鏜宋衡山人僕射浚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化諸猺得民兵數千文天祥率兵出領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于地下斌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罵千百言斌怒殺之

張順宋度宗時爲民兵部將襄陽受圍五年順竭力捍禦收軍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屍葬立廟祀之

張志道宋嘉熙間求直言上封事言建儲遷都之事宋亡閉門著書家貧衣食不給處之泰然所著有易傳等書

張山翁宋字君壽其先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爲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欵山翁以書讓之晏然旣降山翁被執令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黄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所著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諸篇

尚友錄卷八終

尚友錄卷九

閩綏安　廖用賢　賓于編纂

楚晴川　張伯琮　鶴湄補輯

男　張坦讓　遜菴參訂

孫　張任鄭　若虔
　　張任郎　夢選　校正

王

望出太原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世傳晉登仙是王家之太子遂稱王氏出北海陳留齊王田和

之後出東海姬姓畢公高之後出高平京兆魏信陵君之後出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殷王子比干之後又唐王宗隋末改爲王氏共二十一望咸以分封食菜爲主也太原瑯琊二望尤著

王

倪 上古老君弟子得道羲農之間黃帝嘗問道要于倪歷少昊顓頊之世初倪師于被衣齧缺又學于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

猨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狂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況利害之端乎

王

王詡周受道老君晉平公時居清溪之鬼谷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詡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

壽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論痛哉所著有鬼谷子集

王蠋周齊畫邑人屢諫湣王不聽退而耕于野燕初破齊樂毅聞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備禮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國破君亡吾何以存今乃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如死遂自經死齊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求湣王子法章立之是為襄王樂毅封表其墓而去

王子喬周名迴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生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桓良謂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候我

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
去後立祠緱氏山下

王斗 周齊人脩道不仕與顏斶同時嘗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于門斗謂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于國家矣于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斗之力也

王翦 秦頻陽人秦欲伐楚始皇問李信曰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翦翦曰非六

十萬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後李信大敗始皇自至頻陽謝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王如用臣非六十萬不可王許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先生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　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至平輿楚遣項燕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因大破楚虜楚王負芻斬項燕遂滅楚置楚郡子賁亦爲秦將率兵滅魏又自燕南攻齊

王次仲秦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名之三徵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于道化爲大鳥翻飛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

王陵漢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以兄事之及高祖起沛陵聚衆數千屬焉項羽執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使至陵母私送使者泣曰幸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及天下既定以功封安國侯高后稱制以陵爲少帝太傅后議欲立諸呂爲王以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平勃平勃對曰高帝定

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陵責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竟力謝病免歸

王式 漢字翁思新桃人爲昌邑王師及昌邑王入承大統以荒淫廢以式無諫書繫獄論死式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於是得減死論罷歸家

王吉 漢字子陽爲昌邑王中尉見王放縱無度上疏諫曰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illegible]

於屬則子於任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王
悅賜吉肉脯而放縱自若及王入臨大統吉戒
王曰大王以喪徵宜呂夜哭泣悲哀而已愼無
有所發後王以荒淫廢吉以常諫王得減死髡
爲城旦宣帝立名爲博士諫大夫時帝外戚許
史王三氏權勢熖赫吉上言切諫上不從吉遂
謝病歸元帝立復名爲諫大夫未至京卒于道
子駿元帝朝爲諫大夫孫崇平帝朝爲諫大夫

王襃　漢字子淵蜀人益州刺史王襄薦襃有軼才
召至待詔金馬門上命作聖主得賢臣頌擢
諫大夫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神遣襃持節求之卒于道

王嘉　漢哀帝朝拜相嘉以時政苛急乃上言曰臣
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是以敎化行而治功

立今者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擇賢方今之急務也封新甫侯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措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志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乃召嘉詣廷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遂不食嘔血死嘉薨指孔光何武爲賢不肖謂董也

王商 漢字子威蠡吾人父樂昌侯薨商哀毀踰禮

師民訛言大水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可御船避水商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無水上於是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大慚恨後拜相適匈奴單于來朝見商有威重容貌絶人單于拜謁仰視大畏之遷延卻退上聞而歎曰眞宰相矣會時琅琊太守楊肜與王鳳連婚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竟奏免肜鳳以是怨商誣告其淫亂事帝以爲暗昧之過不從鳳固爭之詔收商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illegible]時有兩王商一封樂昌侯一封成都侯[illegible]

王翁孺 漢武帝朝爲綉衣御史嘆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illegible]子禁禁子八人譚封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崇安成侯曼關內侯鳳爲

大將軍總朝政錄尚書事

王尊漢字子贛高陽人爲東郡守河決金堤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圭璧請以身填堤次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干至水退方還遷京兆尹被張忠誣害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未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爲卿賊亂既除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爲徐州刺史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來守是州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道遂返車尊至是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在部二歲獨外服其威信遷東平相王所
爲不中度者輒諫止之累遷光祿大夫

王章 漢字仲卿常貧病臥牛衣中泣與妻訣妻正言曰京師尊重誰踰仲卿今值疾厄不自激昂反涕泣何鄙也成帝時爲京兆尹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不親附之因日食上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前丞相商内行篤有威望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以憂死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鳳聞之使尚書劾章竟致之死初章欲上封事其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不聽果罹其害

王玄 漢高尚不仕隱居山谷孝景時再徵不屈就其所居山封侯因名侯山唐宋之問詩曰王

玄拜
隱矣

王琳漢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喪遭亂舉鄉逃竄惟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殺之琳自縛請先死賊矜而放之俱不殺

王丹漢下邽人哀平時仕州郡王莽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背周給每歲農時常載酒殽詣田間以勞勤者而誨勵其惰者十餘年閭其化大洽風俗以篤邑致殷富

王仲漢琅琊不其人隱居不仕好道術明天文時濟北王興居反哀王襄欲致之麾右以師委之仲懼禍及歎曰不去將鉗我於市矣乃浮海奔樂浪山家焉不知所終

王霸 漢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門連徵不起時又有潁陽王霸字元伯光武至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光武使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果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後以功封淮陽侯雲臺二十八將霸其一也

王梁 漢從光武滅王莽帝以赤伏符文曰王梁主衞作玄武故自野王令召拜大司空雲臺二

十八將梁
其一也

王常

漢字顏卿舞陽人光武與莽將甄阜梁丘戰不利收兵保棘陽會下江兵五千餘至宜秋光武與兄縯俱詣其營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常縯說常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深相結納而去常還具爲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旣起各自爲主豈可受人制乎常曉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今南陽諸劉觀其所議皆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諸人素敬常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卿與漢軍合破王邑王尋于昆陽以功封知命侯

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累平諸郡拜横野大將軍位冠諸將卒謚節侯後明帝塑像雲臺配享世祖廟庭

王良 漢字仲子蘭陵人王莽累辟不應光武朝代**宣秉**爲司徒**鮑恢**嘗過其家良妻布素曳柴從田間歸恢曰我司徒吏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夫人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良前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王喬 漢河東人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來

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將至見其有雙鳧從南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二舄焉乃所賜尚書履也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喬曰毋乃天帝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忽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馬皆喘百姓爲之立廟祀焉又有王喬係蜀人益州北平山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非仙材莫能致喬食之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

王

充漢字仲任上虞人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記憶章帝時詔以公車徵之不行嘗著論衡八十五篇晩年著養性書十六篇行于世充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

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見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王符漢字節信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友善時人務游宦而符獨耿介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潛夫論時名士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鴈門太守謁規規不爲禮王符在門規倒屣迎之時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王烈漢字彥方太原人少師陳寔以孝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勿使王彥方知之烈聞而謝之遺其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烈使推求其

人乃先盜牛者凡有爭訟者往質于烈使判曲直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其德感人如此

王逸漢宜城人初元中爲校書郎順帝時進侍中著楚辭章句及賦誄書論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書一百二十三篇　子延壽有俊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作此賦及見延壽所作甚奇之遂焚已稿延壽因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水死時年方二十餘

王渙漢爲洛陽令凡疑獄久訟歷政所不斷者悉剖決如神病卒士女巷哭柩過弘農設祭者塞路吏怪問之咸曰平常持米過洛半爲司卒所鈔自王公下車以來此輩歛迹故報之耳鄧太后曰故令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功業未遂不幸早殁特詔以渙子爲郎中旌褒德也

王忳 漢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客舍見一書生金彥疾愍而視之生曰我當到洛陽今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黃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葬骸骨已而命絕忳鬻金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爲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駿馬馳入亭中少頃大風又吹繡被一條墮於亭前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洛陽馬奔入他舍主人問所由得馬忳具告其狀及繡被之事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及書生形貌併葬之處主人驚曰我子也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爲我瘞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同往啓棺金俱在

王遠 漢字方平明天文圖識桓帝問以災祥題宮門數百字帝命削之墨入板裏　老君賜之

九轉靈符號總眞眞眞人領仙公萬五千人七
夕與其妹麻姑降蔡經家姑云接行以來東海
三爲桑田今蓬萊水又淺矣方平
亦日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王子平、漢得東海員嶠山冰蠶長六七寸有鱗角以
霜雪覆之則其璽抽五色絲爲衣不濡水、

王　脩、漢字叔治營陵人事母至孝母以社日亡明
年鄰里聚社脩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孔
融召脩爲主簿遷高密令復以膠東多盜移令
膠東融在北海脩聞北海有反者卽夜往奔融
融謂左右曰能冒難而來者唯王脩耳言未卒
而脩至　初脩爲袁譚別駕勸譚兄弟相睚譚
不從及操殺譚號令譚首於北門令曰敢有哭
者戮三族脩布冠衰服哭於頭下左右擁脩至

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乎脩曰生受恩命死而不哭非義士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尸殯葬雖全家受戮亦無恨矣操嘆其忠義禮脩為上賓授中郎將後操過脩家穀不滿十斛藏書百餘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魏郡太守子

儀高亮雅直為晉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引罪於孤耶遂斬之儀子裒字偉元少有志操行已以禮痛父以直言死于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於晉也隱居教授生徒累辟不就廬於墓側旦夕至墓拜跽攀柏悲號涕泪著樹樹為之枯母在日畏雷母歿每雷鳴裒輒至墓前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

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遺者皆不受　門生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負鹽豉艸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下道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别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免其門生之役其德義感人如此

王允　漢字子師祁縣人郭林宗見而異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董卓搆逆允時爲司徒矯情屈性扶王室于危亂之中旣而潛結呂布刺殺卓後卓將李傕等求赦不得遂領兵犯闕入長安布招允曰賊兵勢大急切難敵請司徒同出關去别圖後擧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安國

家者吾之願也若不獲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
主恃我而已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李
傕竟殺允宗族被殺者數十人老幼知
者無不下淚後賴平陵令趙戩收葬之

王象 三國字羲伯河內人少孤貧爲人牧羊而讀
書不輟楊俊嘉其志贖之累官常侍詔撰皇
覽秘書若干卷
京國稱爲儒宗

王粲 三國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龔子避亂往依劉
表于荊州博物多識問無不知蔡邕奇其才
略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少短小一座皆驚
邕曰此君奇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當悉與之
後仕魏累官侍中所著有詩賦與曹劉等爲
建安七子 兄凱亦有才略劉表以女妻之

王朗三國字景興東海郯人仕魏官至司徒封蘭陵侯　子肅字子雍仕魏官至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上疏極諫出爲廣平太守徵還遷散騎常侍光祿勳卒謚景侯所著有史記及諸經傳註　子恂立朝中正歷官河南尹累遷侍中

王基三國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仕魏爲征南將軍遷中書侍郎時魏主丕土木繁興基上疏諫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賈誼猶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

王平　三國字子均巴西宕渠人諸葛亮征隴西平以牙門將屬馬謖謖違亮指大敗于街亭惟平所領不折一騎累以功遷漢中太守封鎮化將軍安漢矦子訓嗣爵

王談　三國烏程人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恐爲度所疑寸刃不蓄日夜伺度未得其便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爲耕鋤者度嘗乘船出入伺度于橋下伏艸中度過橋談以鍤斬之自詣有司請罪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吳元興中舉孝廉不應卒于家

王昶　三國字文舒晉陽人世父柔北中郎將父澤代郡太守昶仕魏累官兗州刺史遷司空賜爵關內矦青龍間詔公卿各舉才德兼備者一人司馬懿以昶應詔昶性謹厚名其兄子曰默

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曰淪曰湛爲書戒之曰吾以數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晩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所著有兵書及治論二十餘篇渾字玄冲與王濬同領兵伐吳以功封大將軍錄尚書事子四人尚濟澄汝

濟字武子風姿英爽好弓馬勇力絕人尚武

[illegible]豪侈時洛陽地貴買地爲馬埒

埒編錢滿之時謂之金溝善易及莊老與姊夫
和嶠及裴楷齊名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
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
樹而去　帝嘗謂和嶠曰我欲罵濟而後官爵
之何如嶠曰濟恐不可屈帝因名濟切讓之既
而曰知愧否答曰尺布斗粟之謠甞爲陛下恥
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
矣帝默然濟既死將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敬濟
後來哭之甚哀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
爲卿作之聲甚似眞客皆笑楚顧諸客曰諸君
不死而令武子死乎　昶季子湛字處冲少言
語宗族以爲癡惟父奇之猶子濟詣之見牀頭
周易湛因剖析玄微濟歎服曰家有名士三十
年不知濟之罪也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

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對曰臣叔不癡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二十八始仕爲汝南內史時稱王汝南　湛子承字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居官政尚清靜不爲細察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令送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承子述字懷祖性沉靜每坐客辯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之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

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
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代殷浩爲荆
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述曰亡祖先君名播海
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述每受
職不爲虛讓其于所辭必于不受及拜尚書令
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
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之何
謂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初述家貧求
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爲州司所檢王導使人謂
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
比後屢典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
宇舊物不華於昔　坦之字文度述甚愛之長
猶抱置膝上弱冠有重名與郗超並爲桓溫長
史時人語曰盛德彬彬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

度桓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坦之還省告其父
父述推之曰汝竟癡邪乃欲以女妻兵坦之乃
辭温以他事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累官中
書令兼徐兖都督封藍田侯與謝安同輔朝政
及卒與安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謚文獻
子四人**愷愉國寶忱**　述坦之愉三世皆中書
令世封藍田縣侯　**忱**字佛大爲吏部郎嘗作
選州將臨奏適**王僧彌**來柳出示之僧彌便以
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忱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恭初與忱甚有情後被**袁悅**之間遂致疑隙
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散步至京口射
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
自濯濯　忱嘗歎曰三日不飲酒覺

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与胡之

王延晉字延元西河人性至孝九歲喪母泣血三年每至忌晨輒悲泣不止事繼母孝謹彌篤繼母遇之不慈盛冬母欲魚延緣汾水叩冰而哭忽有巨魚躍出取以供食于是母悟撫延如己出官至尚書左丞靳準作亂欲授以光祿大夫延罵不受準怒遂被害

王弼晉字嗣輔山陽人年十餘歲卽究心莊老善辯論何晏甚奇之名補臺郎一時談客不能難年二十四卒帝嘆悼久之曰是天喪予矣

王胡之晉字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閎 晉吳人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
閎拔劒斫水罵伍胥風息得濟

王雅 晉少有大志孝武時爲太子左衛率瑯琊王
道子恃寵驕恣帝謂雅曰我欲用王恭殷仲
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
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狹峻自是幹略不長天
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
矣後二人果敗皆如雅所言官終太傅

王濬 晉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
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
戟大旛衆皆笑之後爲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
嘗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薦爲
巴郡太守遷益州刺史武帝欲伐吳使濬治戰
艦[illegible]

船七年日有材則今日年七十死亡無日厭陛
下無失事機帝納之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磧
要害處並以鉄鎖橫截又作鉄錐長丈餘置江
中以拒舟艦濬乃作大筏數十萬縛艸為人被
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錐輒著去又
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鎖輒燒之須臾融液斷絕
於是船無所礙詔進爵平東將軍濬直抵石頭
孫皓輿櫬出降王渾恥忿憾濬表濬違詔不受
節制誣以罪狀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不許濬
自以功大為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
見枉之狀不勝忿憤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
美矣但恨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
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
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

之有顏子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博士秦秀等上表訟濬之功白濬之屈帝乃加封為鎮軍大將軍卒年八十

王濛 晉太原人豁達有志不脩小廉以清約見稱於時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後司徒王導辟為掾屬凡朝政有不決者輒諮訪焉

王長文 晉字德叡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為別駕乃微服竊出人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

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
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
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通玄
經未遭陸績君出耳成都王潁引爲江源令或
問之曰前何不降志今何爲而
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

王育

晉京兆人少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歔
欷流涕時折蒲學書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
給衣食使與其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後爲武
陽令爲政清約遷并州督護累官破虜將軍

王孝孫

晉初爲護軍府兵士時胡毋彥國王澄傅暢
劉愉荀邃裴遐共齎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
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
以給府中養馬諸人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

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駭甚卽與孝孫長假
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路車有牛
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
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王歡晉字君厚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躭學不營
產業丐食誦詩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
之或焚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謂之曰卿不聞朱
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守節彌固遂爲通儒

王璡晉汝陽人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
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
部尚
書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中見有二童子

之便不覺饑渴童子曰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
柯爛已盡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
復入山得道人往往見
之因名其山曰爛柯山

○**王恭** 晉字孝伯少有美譽淸操過人自負才地高
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嘗言名士不
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
可稱名士爲著作郎嘆曰仕不爲宰相志何足
騁恭美姿容人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嘗披
鶴氅涉雪而行孟昶見而歎曰眞神仙中人
恭弟爽字季明忠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
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大
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
贈太常孝武嘗問爽曰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

呂婆樓知王猛

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王猛

晉字景略。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好讀兵書。氣度宏遠。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念。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欲與猛俱還。猛不就。呂婆樓薦猛於符堅。曰猛之謀略不世出也。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孔明。左僕射李威知猛之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遂以猛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脩廢職。課農桑。卹困窮禮百神旌節義立學校繼絕世秦民大悅未幾拜相[illegible]臨觀[illegible]頃兵破燕入鄴號令嚴明軍

無秋犯燕民各安其業以功封清河侯猛寢疾
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伏惟陛下威震八
方光被六合夫善作不必善成善始不如善終
是以古先哲王愼之祈陛下追踪前聖天下幸
甚堅覽之悲慟親臨問疾猛曰晉雖僻處江左
然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西羌我
之仇敵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
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孫鎭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
疎宗猛曰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
興吾門矣故名鎭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寄食澠
池李方家嘗曰若遭英雄主取萬戶侯當厚相
報與從父曜歸晉客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嘗爲
臨澧令劉裕伐廣固人或薦其才裕召與語異

焉因留宿語將佐曰所謂將門有將信然署參軍事裕西伐劉毅使鎮惡率百舸前驅舍舟陸行卒至荆州毅舉手無措縊死于牛牧佛寺鎮惡身被五箭以功授龍驤將軍後過澠池造李方家升堂拜母厚加酬賚義熙末復從裕伐秦劉穆之謂鎮惡曰劉公今委卿以重任卿其勉之答曰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進至潼關大破姚丕於渭橋姚泓詣降鎮惡慰撫之送泓至建康以功封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鎮長安為沈田子所圖裕即位追思其功封為龍陽縣侯

王銓 晉字公衡陳郡人少好學工著述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　弟錫字公嘏銓學不及弟而孝行齊焉世謂之金昆玉季　子

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太興初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故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後預疾隱勝已欲擠之遂交結豪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陷以謗訕免黜歸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往依庾亮亮供其紙筆書始得成計九十餘卷詣闕上之

○

王

祥晉字休徵臨沂人性至孝母蚤卒父融娶繼母朱氏祥事之極恭謹母欲生魚天寒冰凍祥將剖冰求之冰解得雙鯉嘗爲徐州別駕率兵討寇州郡肅清政化大行魏咸熙初遷大尉進晉公時司馬昭爵爲王荀顗謂祥曰相王尊重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拜而更無疑也

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
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覲拜
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見顧之重也
天子幸學推祥爲三老北面乞言及卒門無雜
弔之賓族孫王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
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
言乎子五人肇夏馥烈芬　初祥將死烈欲還
葬舊都芬欲留葬京邑祥曰不忘故鄉仁也不
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初呂虔
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
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
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
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于江
左祥[illegible]卒[illegible]斂云　覽字玄通[illegible]

弟虔少歷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
其母少止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後仕至大中
大夫　祥子烈字長休入海東抱犢山中與嵇
叔夜遊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留一半與嵇嵇
不敢服餓而凝爲石又入石室中見素書一卷
烈不知其字未敢取頗記數字形體歸示叔夜
叔夜盡知之烈喜乃與俱往失石室所在烈語
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仙故也何屢遇而不遇
哉覽孫導字茂弘裁子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元
帝爲瑯琊王時導知天下將亂勸王收其賢俊
與之共事及帝即位百官皆陪列帝命導升御
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
仰照又勸帝尅己勵節於是情好日隆朝野皆
倚仗焉號稱仲父帝嘗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未幾加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王導善于因事運機初過江時帑藏空虛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各服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之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初桓彝至江東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才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登新亭游宴周顗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初導從兄敦舉兵謀反導帥宗族待罪于御史臺帝召入見導稽首曰

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出於臣族帝執
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
爲前鋒大都督楊州刺史詔曰王導以大義滅
親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導聞敦寢疾率子弟
爲敦發喪衆以爲敦信死奮發百倍初敦令其
兄含領衆至江寧導遺含書曰兄妄萠逆節凡
在人臣誰不憤歎導受國恩今日之事明目張
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
初劉隗等用事導漸見疎遠中書郎孔愉陳
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帝出愈于外導雖被間能
任眞推分淡如也人咸稱其善處興廢　導簡
素寡欲倉無積儲衣不重帛輔相元明成三世
出入將相晉之中興導功爲多謝太傅嘗曰每
在殿廷見王丞相便覺清風拂人咸康初進位

太傅封始興公子六人悅恬洽協劭薈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拘禮法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爲中典第一遷中書郎弟洽最知名　劭字敬倫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有惰替之容初爲東陽太守歷尚書僕射領中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謚曰簡　洽長子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俱爲桓温掾温甚敬重之嘗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相公皆未易才也轉主簿後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以才學文章見昵于武帝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册謚議皆珣所艸　初珣與謝安有隙聞安薨詣而哭之甚哀時論韙之封東亭侯　洽次子珉字季琰小字僧彌少有才藝

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珍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者妙解法理與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去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後代王獻之爲中書令二人素齊名時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　珣子曇首爲文帝鎮西長史初文帝之始鎮荆州武帝謂之曰曇首沉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及宋文帝被迎入奉大統遷侍中風力幹局冠冕一時子僧綽僧虔

僧綽年二十九遷尚書侍中　僧虔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陳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僧虔善

書齊高帝常與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爲善自爲謀矣　僧虔退嘿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其兄僧綽爲逆劭所殺僧虔爲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曇首兒弘宋文帝即位以弘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初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達累十二付棋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爽俊當不減人然恐當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

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弘子僧達
宋文帝朝爲宣城太守及逆劭弑文帝僧達竟
與武帝謀起兵誅劭以功累遷中書令後被誣
賜死　僧虔子志字次道爲東陽太守郡獄有
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
人失期獄司爲言志曰此事太守事主者弗憂
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稍遲吏民益嘆服之
視事三年郡內晏然　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
巷父門風寛恕志尤淳厚子侄兄弟皆篤實謙
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　僧虔姪儉字仲
寶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
之才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樑氣矣終當任
人家國事年十八拜秘書郎仕齊領吏部又兼
國子祭酒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

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齊主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自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帝每嘆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亦爲我生儉也多著作四壁蕭然卒謚文憲　儉子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輜軿塡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頃與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

儉從叔僧祐幼聰悟雅爲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于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

王覽第四子正生曠曠子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王敦曰此吾家佳子弟也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旹重牛心炙坐客未啗顗先奉羲之及長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草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蛇又曰烟飛霧結狀若斷而實連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其冣爲後世重者蘭亭記樂毅論黃庭經也性愛鵝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畢籠鵞以歸在蕺山爲老姥書六角扇各五字人競買之子七人其知名者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也　郗鑒使人求婿於王導令遍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式惟一人東床坦腹卧食胡麻餅獨若不聞鑒曰此佳婿也訪之

乃羲之也以女妻之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遍採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徽之字子猷風流爲一時之冠爲桓冲叅軍冲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但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性愛竹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邪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皎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溪便乘小舟詣之至門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仕晉爲黃門侍郎　子猷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已知子猷當往洒掃施設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嘯咏良久主人失望猶冀還當通王遂直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門王

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獻之字子敬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幼時學書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晉大元中爲中書令　獻之數歲時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於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　有愛妾名桃葉其妹名桃根于獻嘗臨渡歌以送之因名其渡曰桃葉渡　子敬夜臥齋中有群偷入其室盜物都盡子敬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謝太傅問子敬曰君書何如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子敬曰外人那得知

獻之子靜之　獻之孫悅之字少明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王

雄晉祥之從兄爲人秀雅好學不仕人稱其有德子二人渾乂　渾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薨于任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子戎　戎字濬仲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每適渾過輒就戎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平輩每言談必及夕而返因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共阿戎言　戎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酣暢於此自彼云亡吾便爲時羈絏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元康中拜司徒封安豐矦　戎喪兒山萬子簡往省之戎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戎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

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賣
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後之所爲與父死之時辭
賻錢者大相反矣　乂子衍字夷甫戎從弟戎
嘗曰衍神姿高徹如瓊林瑤樹自然風塵物表
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每捉玉柄麈
尾與手同色累遷至司徒䕶東海王越喪同被
石勒所害　衍方總角山濤見而奇之曰何物
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
人也　石勒嘗至洛陽倚上東門長嘯衍聞其
聲知其必反使人收之勒已去矣　衍妻郭氏
性貪鄙衍疾之口不言錢妻令婢以錢遶牀衍
晨起呼婢曰舉去阿堵物　諸名士共遊洛水
還樂令問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衍曰裴僕射善
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衍弟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歷顯位永嘉初遷荆州刺史每聞衛玠言輒嘆息絶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官終軍諮祭酒

○

王舒

晉明帝時爲會稽內史及蘇峻反與郗鑒等帥兵赴難子允之　允之字深猷先從伯敦嘗與夜飲允之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必無活理便于臥處大吐被褥熱眠敦論事造半方覺允之在臥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其吐唾縱橫信其熟眠乃止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至都以敦議白舒舒即與導俱啟帝後以討賊功封番禺縣侯卒謚曰忠

王彬

晉字世儒導從弟少稱雅正與兄廙俱渡江彬累官典軍將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歷侍中從兄敦舉兵犯石頭愍帝使彬勞之彬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怒變色目左右將攻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旣而不至深以爲恨時彬爲江州舒爲荊州子彪之 彪之字叔武穆帝時官至尚書右丞時桓温下武昌人

情震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彪之曰須當静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浩曰决大事正自難頃日來致使人悶閙卿之言意始得了温果奉旨不進遷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迹後桓温將廢海西公彪之令取霍光傳禮儀制度定于須臾神采毅然温又欲廢武陵王遵彪之曰武陵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及簡文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俟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向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褚太后臨朝以彪之爲尚書令卒贈光祿謚曰簡　○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今寇敵方强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

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脩政事乃以脩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當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子越之爲撫軍參軍臨之爲東陽太守　彪之曾孫准之字元魯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准之弟逡之字宣約好學博聞仕齊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王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建元間上表立學累官光祿大夫給事中卒子顥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

王弘之南北字方平宋武辟不就拂衣歸耕文帝時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解貂裘與之即着以

採藥釣于上虞之石頭或問漁師得魚賣否曰亦是不得得亦不賣

王秀之南北字伯奮瑯琊人仕宋爲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彦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後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王虚之南北字文靜石陽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疾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生實又每夜所見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

王僧孺南北東海剡人幼聰慧穎異性極孝年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善屬文工楷隷多識古事爲竟陵王子良賓客與王融江革等爲友累官中書侍郎

王　球南北字倩玉惠從弟少與惠齊名簡貴不喜交游武帝愛命爲諮議參軍文帝時王弘兄弟貴重朝廷球終日端坐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之卒贈光祿大夫

王景文南北名彧僧朗之子沂州人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宗娶景文妹起家太子太傅襲爵建陵子累遷揚州刺史景文嘗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不許後帝慮一旦晏駕太后臨朝景文歲暮

不為純臣乃遣使齎手詔并藥賜死景文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賜死以勅示客客中焦度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公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日計乃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

王

筠南北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約每見筠文嗟咨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盡不謂疲暮復逢于君

王智深南北字雲才臨沂人爲南齊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奉勅撰宋紀三十卷

王摛南北善屬文時王儉使賓客類事多者賞之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摛後至操筆立成文辭華美乃命抽憲簟掣取扇登車而去

王慧龍南北太原人幼聰慧王愉以爲諸州之龍故名焉齊太武時授龍驤將軍宋文遣刺客呂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請死龍曰各爲其主也遂捨之時人服其量

王訓南北字懷範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武帝目送之曰可謂相門有相後拜侍中

王思遠南北立此簡潔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卽便不前形容新楚乃與促膝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

王元規南北字正範性至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武帝時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咸謂其至行所致

王彭南北直瀆人父母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鄉里並哀之墓處出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一旦大霧忽

王泰 南北 字仲通幼聰敏好學手抄寫計二千餘卷及長溫雅雖家人不見其喜怒之色仕梁武帝遷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嘉歎沈約嘗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鈞小字也

王昕 南北 字元景憲曾孫少篤學仕後魏累官常侍武帝或時袒露與延臣戲狎見昕即正冠斂容昕母崔氏學識有家訓生九子皆風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

王霸 南北 自梁時渡江入閩居西郊之外鑿井煉藥能化黃金歲饑則售金市米徧濟貧者唐貞元中即其宅地建冲虛宮祀之

王劭　隋字君懋文帝受禪拜著作郎劭復回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据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志八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賜優給

王令言　隋樂工也煬帝將幸江都其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之兆也煬帝果死于江都人服其有先見之明

王

通隋字仲淹龍門人開皇四年生父銅川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因名曰通幼篤學銅川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于是有四方之志受業於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專如此仁壽初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曰天以生賜朕也下其策於公卿時太子廣有謀弑之事通知謀之不用作歌曰我遊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

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辭以疾退居河汾教授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房玄齡等百餘人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往來受業者不啻千數大業初復徵爲蜀郡司戶又授著作郎國子博士並不至一日召門人薛收謂曰吾夢顏囘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其不起乎寢疾七日而卒門人謚曰文中子所著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又爲中說以擬論語　弟凝字叔恬凝子二人福郊福畤　孫四人勔勮勃劭　通弟績字無功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正字還鄉種黍蒔藥釀酒自供嘗與仲長子光游北山東皋致著書號東皋子唐武德初待詔門下省官

給酒一斗飲至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及酧
鄉記貞觀中撰隋書　勮唐初第進士長壽中
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亡載册文
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裴行
儉見之曰銓衡才也　勔與兄勮勃皆著才
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劼
早卒福畤子勸亦有文福畤嘗詫其子韓思彥
戲之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
邪時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誇　勃
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漢書讀之
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對策于朝授朝散郎
年未及冠沛王召署府脩撰作鬬雞檄文高宗
怒斥出客劍南其父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
省嘗舟次馬當見水府元君曰當助清風一帆

次日至南昌九月九日都督閻公大會客於滕
王閣勃年少厠座末閻宿命其婿吳子章作滕
王閣序以誇客出紙筆遍請莫敢當者勃受而
不辭閻遣吏伺其文卽報之至落霞與孤鶩齊
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閻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
成文極歡而罷與盧照鄰駱賓王楊炯齊名號
四傑勃爲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
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腹稾請爲文者日衆
金帛豐積人謂勃心織筆耕後渡海溺水死時
年二十九有集三十卷行于世 勔字君懋勃
季弟撰隋
書八十卷

王

珪唐字叔玠祁縣人太宗時爲諫議大夫忠直
敢言上嘗謂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

下卿宜悉加品藻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如堯舜以諫諍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臣于數子亦有微長當時以爲確論子敬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妻就席令公主行禮

王少玄 唐聊城人隋末父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尸也少玄鑱膚越旬始獲負歸而葬事聞拜徐王府參軍

王　宏唐柳子厚龍城錄云濟南人與太宗幼日同學因爲八體書及帝卽位訪宏所在鄉人竟傳隐去是亦嚴光之徒與

王友貞唐河內人父知敬善隸書武后時友貞授麟臺少監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割股肉以進母病愈詔旌其門神龍中徵爲太子中舍人固辭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

王　晞唐字朗叔朝議欲拜之爲司馬力辭曰非不欲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人稱方外司馬

王方慶唐咸陽人博學好著述尤精三體官至太子左庶子在政府時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

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也答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后嘿然

王上 唐字仲山十一歲擢童子科它童盡專經而上獨屬文及冠舉制科中第氣象清古行止脩潔歷官吏部侍郎出守懷州清嚴爲下所畏復禮部尚書致仕天寶初卒謚曰文

王維 唐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左丞工艸隸書畫名盛于天寶間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嘗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孤居二十年上元中卒代宗求其樂章其弟縉集數十百篇上之維好山水之樂嘗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風氣和暢北涉玄灞清月暎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嘿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王昌齡 唐 字少伯江寧人第開元十五年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詞科遷汜水尉晚節不矜細行貶龍潭尉以世亂還鄉爲刺史閭丘曉所害有集五卷

王積薪 唐 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人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西東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請問于姥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絕精

王毛仲 唐 其父高麗人坐事沒爲官奴杜詩稱大奴領內外廄善于其事開元末馬至四十三萬

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群望之如雲錦乃特進爵爲開府儀同三司

王貞白唐字有道上饒人官校書郎未幾退居山中行誼矯矯四方士多宗師之長於詞賦所著有靈溪集

王建唐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大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甚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有集十卷

王適唐字里闕幽州人初見陳子昂感遇詩乃請交于陳有文集二十卷

王播唐字明敭太原人舉賢良方正補盩厔尉善治獄累遷京兆尹穆宗立以刑部尚書拜相

播徵時客揚州木蘭寺隨僧飯僧厭之飯後擊
鐘比播至飯已畢矣播愧恨題詩而去播後鎮
是邦復遊寺見前所題詩已碧紗籠矣 弟起
性孝友聰敏過人讀書一經目輒不忘元和中
以殿中侍御史兼集賢殿學士
數上疏諫遊畋累擢同平章事

王徽唐字昭文第進士曾祖擇從昆弟三人曰易
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官至鳳閣舍人者
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
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

王駕唐字大用河中人昭宗大順初進士及第仕
至尚書禮部員外郎自稱守素先生與司空
圖鄭谷爲詩友
著有詩六卷

王琚唐懷州人明天文象緯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謁東宮太子遽召見太子喜甚恨相知之晚帝于琚眷委特異凡有大政咸與謀焉時號內宰相歷九州刺史

王鐸唐僖宗朝再入相封晉公不協於權貴唯公心以宰天下四方有所請碍于行者必固争由是藩鎮忌焉志尚墳典于永寧第別築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一日將入齋惟所愛畀脚犬花鵲相從既啓扉而犬連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既入花鵲仰視悲鳴揮而復至似有所訴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挾于鼠輩而相逼邪言訖欻有一物自梁而墮地乃人也髮朱衣皂額黔瘦頓首連拜曰死罪死罪公止之

且詢其來意及姓名對曰某虔龍塞人李龜壽也有人賂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德復爲花鵲所警形不能匿公能赦某罪願以餘生事公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且有婦人負嬰兒至門請于閽者曰幸爲我語李龜壽壽出見乃其妻也鐸卒龜壽竟亡去

王彥章五代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爲行營先鋒馬軍使驍勇絶倫每戰用二鐵鎗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持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鎗梁太祖使彥章屯澶州晉攻破之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絶然晉人畏之必欲招致待其妻子愈厚彥章與晉戰屢捷以功封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後被段凝趙巖

所譏勒還第唐莊宗攻兗州梁末帝復起彥章爲將使之禦敵時精兵皆屬段凝彥章只領得保鑾騎五百與唐戰以兵少敗走退保中都唐將夏魯奇識其音曰此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被擒莊宗愛其勇欲全活之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彥章嘗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忠義蓋天性也

晉高祖時追贈太師

王安五代廬江人初事楊行密爲親兵行密嘗升高望敵安捧巵器侍側忽陣旁有執槊者疾趨行密安置巵于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韔中捧器如初行密奇之因加獎拔累遷袁

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爲理南唐初爲神武統軍

王處訥 五代洛陽人少時有老叟煮石如麪令食之且曰汝性慧敏後當爲師處訥留意星曆古候之學避地太原漢時累官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太祖入汴嘗問以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祚猶永第以高祖多報讐殺人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拜司天監

王承華 五代雅州人前蜀魏王宗侃之子母崔氏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逼其衣遂生承華後有異僧見華撫之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減半乃孕靈此子邪後節制洋州入洛爲行軍司馬

王鋒 五代江夏人四歲即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更復書晨興不拂窗塵先于塵上書五歲高

帝使學鳳尾書一[illegible]學郎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儐鳳尾也

王仁裕 五代漢陽人唐廢帝時召令隨駕一時詔書皆出其手漢初充翰林承旨兼知貢舉爲兵部尚書其所取門生王溥和凝范質皆至宰相周初遷太子少保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集共八卷　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

王居巖 五代當塗人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湖州別駕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急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後有

人于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
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所終

王可交 五代 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擢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舫中七道士遙聞有呼可交名者頃之揖可交登舫一道曰好骨相合為仙一道與之栗二枚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得却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有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是三月三日僧曰今已九月九半年餘矣後絕穀挈妻子往四明山不復返

王崇文 宋 任兼將相而被服儒雅風度夷曠任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不問

王祐 宋字景叔趙太祖命使魏州曰卿還當與王溥官職及還得譴或戲之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官至兵侍子三人懿旦旭　懿舉進士累官知袁州有政績民皆戴之　旦字子明幼沉默舉進士真宗朝知樞密院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未幾拜相時欽若啟帝封禪泰山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一日帝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皆美珠也由是旦黽勉從之進封禪大禮使會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在邇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輕之乃于歲給外各借

三萬契丹得之大慙　王欽若擅權都巡檢王懐信等官馬知節因于帝前面詆之二人交詬帝怒欲付獄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以忿爭無禮之罪何以威遠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等　初寇準數短旦于帝旦專稱準才能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位久闕失必多準言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會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謝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旣而密薦準爲武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

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薦準愧歎以爲不可及咸平中畿內蝗帝遣人出郊捕蝗次日執政袖死蝗以進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後數日忽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知此豈不爲天下笑邪 陳彭年初入翰林晉謁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旦愼守法度帝久益信言無不從每大臣奏請帝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丁謂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及門而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薛奎發運江淮辭

行旦云東南民力竭矣奎歎曰眞宰相之言也
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
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
後朝臣謗之輒引咎不辯疾篤帝親臨問手自
調藥并著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
卒帝嗟悼不已贈魏國公謚文正　旦自祥符
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快快不樂臨
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
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
爲不可乃止子三人雍冲素　旭祐季子嚴以
治身恕以接物以蔭知緱氏雍丘縣三遷至殿
中丞自兄旦居宰府以嫌不任職及旦卒敭歷
中外卓有政績後以兵部郞中知應天府子賓

質字子野其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爲寶仁宗朝歷蔡州廬南荆南府數郡所至有冰蘗聲曰季子素字仲儀仁宗御筆親除四諫官素其一也帝曰王素真御史也時彈劾權貴聲稱凜然人目謂獨擊鶻累遷都轉觀按察使出入侍從將師三十餘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懿敏

子鞏

王

溥宋字齊物祁縣人父祚仕周累遷宿州防禦使既老退居洛陽溥漢時舉進士第一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宋初位司空每賓客候祚問起居溥嘗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敢勞賢者起避邪太宗朝晉溥爲祁國公卒謚文獻家藏書萬卷長子貽孫聰穎遍覽無遺

官右司郎中幼子
貽永仁宗朝拜相

王全斌宋太原人事唐莊宗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侍皆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拒戰後仕周官都指揮使宋初爲西川行營前軍都指揮率兵平蜀有功全斌輕財重士寬厚容衆軍旅樂爲之用初入蜀時太祖嘗因大雪解所衣紫貂裘帽遣使馳賜之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感泣拜領後因軍士作亂謫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從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金銀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

王

鴻宋字翼道雩都人右軍之後博學善艸書一試不第隱居山中嘗作米囷銘曰竊人之食騷然而不寧者鼠也暴天之物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忍為虎竊而不忍為鼠寧守斯廩以安吾處嘗注太玄從游者甚衆

王嗣宗宋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侍賓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判官嗣宗開寶末進士第一累官樞密副使卒謚景莊嗣宗能睦宗族著遺訓戒子孫勿得析居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

王禹偁宋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文甚敏贍太宗朝舉進士為右拾遺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

爲已任嘗獻端拱箴及禦戎十策文章獨步當時累遷翰林學士所著有文集五十餘卷 禹偁父本磨家畢士安爲州倅禹偁少時代其父輸麵公庭士安方命諸子屬對云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應聲而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士安歎曰子文章滿腹必當名世爲黃州守期月政化大行士子慕其風采不遠千里從之境有二虎鬬其一死而食其半群雞夜鳴經月不止占者謂守臣當其咎禹偁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帝曰禹偁其亡乎不久卒 子嘉祐第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 曾孫份進士甲科官至戸部侍郎

王格 宋字伯庸長汀人少與陳軒善陳來守郡劄俸五十萬饋之格不受悉歸之郡庠置田數

百畝汀學有田自格始子宗哲明
哲宣哲皆登第人以爲養士之報

王沿宋字聖源館陶人舉進士歷知數州遷龍圖
閣直學士好建明當世事初與河北水利論
者以爲無益已而邢州有争渠水至殺人者然
後知沿所建爲利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
卷　子鼎字鼎臣第進士累官河北轉運鹽使
當官明敏彊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性廉不
欺嘗任其子或勸增年以圖速仕不從父財悉
分與諸弟奉使高麗得千縑歸盡散之族人

王曾宋字孝先益都人自少頴悟善爲文辭咸平
中鄉試廷對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主塲一生
吃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温飽真宗朝遷
靈觀使曾辭不受帝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

自異會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鈍使臣待罪宰府惟知義而已不知異也上意不悅竟罷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帝崩

王

太后臨朝丁謂與內侍雷允恭專政權傾內外人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曾方嚴持重嘗進言曰惟願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人才無躁進之弊矣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巳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布衣時以梅詩謁呂文穆云雪中未問調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呂云此生巳安排作狀元宰相矣

王

曾未第時李文靖慕之爲婿謂夫人曰此人當爲公輔宜以女歸之時呂文穆亦欲擇之爲

婿曾曰李公知我當從李氏　曾生禀不凡上應天象將薨前夕大星墜地曾亦自知其兆云累官右僕射平章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謚文正　弟皞字子融舉進士累官集賢院學士以兵部侍郎卒嘗論次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

王洙 宋宋城人舉進士累官翰林院學士汎覽博記至圖讖算數音律訓詁篆隸之學無所不通著易傳十卷雜文千餘篇子欽臣清亮有志操賜進士及第累官集賢院待制知成德軍欽臣平生爲文最多藏書至萬卷皆手自讐正

王隨 宋字子正河南人天聖初自潤州徙知江寧府隨外若方嚴以寬爲治練習民事皆能用

其所長歲大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處士侯遺于茅山營書院教授生徒積十餘年自營糧食隨奏欲于茅山莊田內量給三項充用從之在郡二年後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中立 宋岢嵐州人博學強記家豪于財待賓客豐腆而自奉甚儉不再娶亦不就寢居一室遇神僧數年乃出入覺其談吐詩翰異常問之不言晚年易名雲鶴自號擬栩臨終預尅期而逝

王景山 宋永嘉人少敏悟書過目成誦慶曆初第進士當時伊洛諸儒未作景山獨能發明經蘊嘗作儒志一篇學者宗之

王　逢宋居巘四世孫教授蘇常學者至數百人晚
始登第累官至國子直講附馬李瑋常從學
後爲逢求遷官逢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
徐州逢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
指說一卷
復書七卷

王公輔宋儋州人俗呼王六翁世傳天文蘇軾甚重
之後折彥質亦與相厚一日具冠帶賀折曰
夜來見天象公當內遷未幾彥質
果會赦移郴公輔年一百三歲卒

王　奇宋顗縣人少爲縣吏令題雁詩于屏云隻隻
銜蘆背曉霜畫隨鴛鷺立寒塘奇密續云晚
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遙天字一行令奇之因激
使學後遊京師眞宗偶見其所作詩召見賜第

奇作詩云不拜春官爲座主親
逢天子作門生官至侍御史

王汲宋通州人嘉祐中嘗作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賦士以爲矜式因呼王木鐸後舉進士官至
梓州通判多政聲舒昌熙寧舉進士任駿江縣
令元豐中景靈宮成昌作賦獻之辭極雅麗又
有七平讜
議三江集

王珪宋字禹玉萬州人弱歲即奇警日誦數千言
慶歷中及第試學士院其文典麗有西漢風
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治平四年召至蘂珠殿
兼端明學士賜盤龍金盆監維陽郡陳升之爲
幕官王安石爲衛尉丞時韓琦出守是邦初夏
圃內芍藥開有金腰帶四朶公召四人同賞各

簪花一朶後相繼爲相果花瑞也累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恭所著有華陽集百卷晚築室南溪號志堂居士左右松竹逍遙其下一時名流慕之題曰竹隱

王德用 宋仁宗朝簽書樞密院初爲殿前都虞侯時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帝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色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論者言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旣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談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後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復擢爲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

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男婦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王拱辰 宋仁宗朝拜御史中丞時夏竦在西陲畏懦苟且喪師無效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帝裾畢其說帝乃罷竦而用杜衍未幾遷宣徽院使後與安石議新法不合謫判大名府復抗疏極言新法之害曰安石更戍青苗諸法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王　覿宋于元豐間舉進士第知蘇州甚有惠政吏民歌之有吏行氷上人在鏡中之語哲宗初遷右司諫上疏曰國家安危治亂係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等朋邪害政章數十上遂謫確出知陳州士論壯之

王巖叟宋哲宗初爲侍御史累數十疏論蔡確罪狀帝嘉其直遷右丞未幾擢知樞密院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所以朝廷清明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辯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至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

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並進則危仁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王致 宋字君之鄞人與楊適杜醇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皆稱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安石復書曰無事之職而愛民若此可以爲仁矣踰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粟子拾墜薪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仁宗詔天下立學有文才道義者與本州校官致辭不受後召爲秘書省校書亦不赴宰臣陳執中奏錄致文得一百八十篇藏之秘閣卒葬邑之樓

鳳山學者尊稱曰鄞江先生荆公志其墓曰
四明士大夫立言以垂後世者自先生始云

王安石 宋字介甫臨川人父益歷官州縣有聲安石生有異質及長博覽强記善辯不屈所爲文淵源出于典誥擢進士上第神宗朝拜相封荆國公卒謚曰文嘗變新法有青苗保馬保甲新經字義水利催役等名色號半山所著有周禮三經文集行于世 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主

弟安國字平甫自幼爲文驚人數舉進士茂才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之弟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于禮義幾致刑措

則文帝加有十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耳帝不悦由是止授崇文殿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時呂惠卿諂事安石行新法安國深惡之嘗吹笛于內石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卽應聲曰幸相公遠佞人故惠卿聞而銜之乃因鄭俠獄陷之放歸田里歲餘復大理寺寺丞卒有文集行于世　弟安禮元豊初御史李定以咏詩之故陷蘇軾安禮從容言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

顧祿祿如此共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
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
行爲卿宥之後因星變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
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
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賢否倒置乘權
射利者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於園夫是以于
陰陽而召星變帝覽疏嘉歎
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王德宋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金
人入寇德領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
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遂械姚獻
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時
遂呼德爲王夜义建炎初以討李成功授武略
大夫紹興初平秀州水賊邵靑初德與戰于崇

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盡殲焉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遷同州觀察使後以破劉猊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時酈瓊叛德馳走之瓊聞德至驚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策功第一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後復大敗兀朮于紫金山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卒贈少傅

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王彥 宋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

下班祇應爲清河尉金人攻汴彥赴闕求自試
討賊張所異其才擢爲都統制屢破金兵威名
大震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
領跪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鉄石未易圖也金人
遣騎撓彥粮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後遷知
荊南府安撫使彥因荊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
買牛千七百頭分給官兵以母喪上疏乞解官
不許除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帝撫勞甚厚曰以
卿能牧民故委卿便郡行將召卿矣竟卒于官
彥稱名將屢摧彊敵聲聞河朔時方沮於和
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論惜
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
卒召其弟姪以
家財均給之

王韶宋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初詣闕上平戎三策神宗異之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清遠軍遷韶知軍事後以破瞎征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賜第京師後屢遷觀文殿學士官其兄弟及兩子賜絹八千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 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

故能鎮安士卒所向成功

王卿月宋台州人敏悟多藝能自號醒菴居士官至朝請大夫嘗權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草胡銓

制云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彊趙時稱名筆

王當宋眉山人博學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舉進士不中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軾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調龍游尉後見蔡京入相遂不復仕尤邃易與春秋皆爲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　弟賞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直學士忤秦檜意出知利州賞爲文師蘇軾有玉臺集　賞子稱學問該博初除直秘閣知龍州有美政後遷吏部郎中嘗撰東都事略

一百三十卷

王闢之宋臨淄人登治平四年進士從仕四方志尚博雅紹聖間退居澠水日與賢士大夫遊每

燕談間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
事編次成帙為十卷題曰澠水燕談行于世

王綱宋字振狆自閩徙穀城元符進士通判徽州
即解印綬歸求深林密谷居之人望其儀溫
然知其為德人平生無忿怒時稱長者有寇自
均房來綱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
寇素聞其賢不忍犯郡國聞風奔其廬饑者待
哺凍者索衣婚葬弗舉者助之貲里人名為無
怨公　子之望孝宗朝參
知政事贈綱太子少傅

王質宋字景文興國人九江王阮每云聽景文論
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山大川貫串周悉咳
唾皆成珠璣虞允文令草契丹檄立就詞氣激
壯允文歎曰眞天才也范希文貶饒州朝廷

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王資深 宋山陽人第進士累官尚書郎初擢御史首論在廷大臣州具將上蔡京遣所親謂曰愼勿言當以此位相處不答出知揚州尋改明州嘗著周書及方言　子洋中甲科累官直徽猷閣歷三郡有治効所著有東牟集

王之道 宋無爲人剛直尚氣節舉進士與兄之義之深同科名其堂曰三桂有桐山文集嘗夢帝命之曰以爾有功當錄其後子十人仕者九人遴至戶部侍郎

王綸宋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紹興初進士授崑山主簿累官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綸嘗建言孔門弟子及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卒謚章敏

王南美宋新化人宋開國勳舊王溥之後隱居伊溪桂巘博通經史尤長於易遠近學者宗之所著有釣月臺耕雲臺集嘗置義庄以給孤貧稱爲梅山高士

王廷珪宋安福人舉進士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胡銓得罪貶嶺南親友無敢過問廷珪獨送以詩秦檜怒之流辰州孝宗名除國子監簿尋乞祠歸復名對時年九十餘賜坐勞

問除直敷文閣

所著有盧溪集

王渙之宋字彦舟常山人未冠擢上第每云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

王克明宋樂平人徙居湖州初得脾胃疾乃讀難經素問刻意用藥其病遂愈因以術行無不驗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夫疫克明全活者幾萬人不以爲功好俠尚義嘗數千里赴人之急累任醫官紹興中賜金紫

王信宋麗水人紹興末進士累官給事中以能稱嘗假禮部尚書使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

人驚駭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邪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筴有二歷知湖州紹興府鄂池州累遷煥章閣侍制所著有是齋集

王時會宋字季嘉時敘之弟與兄同年進士自廸功郎累遷至湖南運管賜緋魚袋嘗知會稽値歲霖潦郡方督巳蠲之賦甚急時會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守為奪氣民賴以舒會營永阜陵吏抱文檄如林環案立時會省去其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名民給錢粟與期民不知役而事悉集所至皆可稱述少銳意經學於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辯疑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有泰菴存稿三十卷

王　蒙宋字叔明其先吳興人隱于仁和之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善詞翰畫學王維與吳興倪元鎭詩畫齊名

王十朋宋字龜齡樂清人幼穎悟日誦數千言紹興中廷對忠鯁高宗親擢爲第一累官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謚忠文號梅溪有梅溪集朱文公爲序嘗稱之曰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君子人也子二人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聞禮知常州

王　介宋知廣德軍韓侂胄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以告侂胄有勸介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懼鼠輩邪

王　炎　宋歙人爲潭州教授以薦知湖州炎爲著易解未竟而病篤夜分祝天曰願須臾寬死以成此書病少瘥書成果卒

王明清　宋本汝陰人宋慶元間寓居嘉興官至朝散郎有史才所著有揮麈錄及玉照新志

王剛中　宋孝宗朝簽書樞密院初剛中在蜀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决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王宗道　宋字與文奉化人嗜古人之學窮眇討幽時出其奇見人多稱之第嘉定元年進士爲江東提刑司幹官所著有易說指圖十卷二禮說七卷書說六卷觀頤悟言一卷讀書臆說十卷

雜錄二卷盟見因筆二卷·
淮鹽論二卷詩文五十卷

王士敏宋慷慨不撓幼主德祐末北軍至境題其裙云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染好收吾骨首陽山被執臨刑嘆曰恨吾失殼不能大罵耳

王應麟宋字伯厚慶元人九歲通六經學問該博爲文敏捷淳祐初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所著有地理考困學記聞玉海等書行于世

王文雍宋寶祐四年五月以通直郎至六年六月準省劄除提領戶部犒賞所主管文字重修譙樓置刻漏修須春手詔典復縣務創兩務官廳重浚縣前河并福山塘沕承流門并慧日寺前

街建寶祐新隄修承流
門秋報門修明版籍

王埜 宋字子文婺州人介子嘉定進士淳祐間歷官兩浙轉運判官以訪察使出視江防由嘉興至京口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主管洞霄宮

王應鳳 宋字仲儀鄞人與兄應麟麗講矻矻忘寢食爲文根柢左氏班馬淳祐十一年廕補將仕郎明年登文天祥榜進士監通州琅山稅寶祐間廷對以甲科第九人賜第學益淹貫應開慶元年博學宏詞歷官至主管機宜文字尋除軍器監丞時應麟方學制以鹽改差淮西制置司

叅議官未幾文天祥薦其學宜職翰墨除太常博士以終壽四十六所著有默齋稾及訂正三輔黃圖諸書

王

栢宋字會之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與其叔季執經朱呂之門栢生稟高明抱負宏偉少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乃捐去俗學以求道自任與汪開之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文公去取之意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號魯齋歷造楊船山劉撝堂而卒業何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

苦之學有疑必從北山質之自著敬齋箴圖出
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見廟治家嚴飭
堂暑閉閤靜坐子弟自事非衣冠不見少孤事
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割田予之從子偘
學道有得比居一門偘卒哭之慟合宗族周恤
扶持之汪開之歿爲之歛且葬焉四方來學者
衆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廸以開其適道之門
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又編朱
子指要示之士大夫叩請者每語之曰士生天
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
自期者皆自遏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
類此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
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首講謝子大居
敬貴窮理之旨數暢瑩白聽者悚然意融心服

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考訂羣書該會復古節論河圖洛書九疇洪範及詩大學格致章中庸古本皆有卓識獨見其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籍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

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
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
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
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
誠明各十有一篇大率多此類也外至天文地
志律厯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晚
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勿及孜孜述作
殆不知老之將至也咸淳十年七月一夕方輿
江西來學者論學俄倦就寢戒弟子勿強以藥
垂歿整冠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
然而終年七十有八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
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書附傳詩辨
讀春秋記春秋發撝論語衍義通旨魯經章句
孟子通旨左氏正傳續國語帝王歷數太極衍

義周子伊洛指南朱子指要擬道學志研幾圖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文章指南詩可言紫陽詩類天文考地理考墨林類考大小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江左淵源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朝華集家乘上蔡講義宋潛溪評云通膚絕識得學之明議者又以高明剛正似謝上蔡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曰文憲

尚友錄卷九終

尚友錄卷八補遺

張奐　原集中此下列張衡今仍補遺

張衡　漢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通五經作二京賦精思十年乃成　曰張衡二京左思三都二賦六經之鼓吹也　衡善機尤精天文歷筭爲太史令作渾天儀　靈憲筭罔論數術動天地制作侔造化復能吹風地動儀人服其妙遷侍中宦官讒之作思元賦以寄情出爲河間相嚴整法度上下肅然不敢以私情干法紀冲帝永嘉中徵拜尚書　衡以當時儒者多學圖讖乃上言曰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

馬而好作鬼魅誠以事實難形而虛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不眩典籍無玷矣

張俞 原集此下列拱九哥模糊今仍補遺

張拱 宋汴州人累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抵門肆授以棗七枚食之自是不食踰二年溲矢俱絕神氣明爽日可行數百里後遊名山不知所終

張九哥 宋慶歷中居京師雖凍雪亦單衣燕王奇之召與飲後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悅王觀乃取重羅剪爲蛺蝶飛去遮蔽天日少頃呼之皆來復成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薨九哥遂往歷名山不知所終

張模　宋字君範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心號紫瓊初太虛偶寓安仁熈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其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眞州始全火候紫後以至道授于趙緣督乃隱于名山

張嚳　宋字彥直閩縣人蔡京延爲子弟師京子弟貴倨嚳曰若曹曾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且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好逃去諸生大駭奔告京京就請計嚳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累官直龍圖閣

張浚　原集細註栻從祀孔子廟庭　下云　栻有公輔之望卒年方四十八帝嗟嘆不已朱熹

謂黃榦曰吾道益孤矣其師胡宏以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著希賢錄以自見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見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櫺覿慙手不得下 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又著有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理宗景定間詔追

封爲華陽伯張浚姪子益官至鎮江都統大敗金人于海州

張燾 宋字景先爲兵部侍郎遣詣河南脩奉陵寢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黙然秦檜患之遂貶燾爲成都府時稱燾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

張闡 宋官工部侍郎上言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孝宗然其言後陳康伯主和闡復抗言曰彼欲和愛我耶畏我邪直欸我耳因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慰之曰

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張克戩宋靖康初爲汾州知州金兵圍城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刎而死一家死者八人

張惟孝宋襄陽人通春秋工騎射江陵宣撫姚希得羅致之乃請空名帖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部伍嚴肅希得大喜問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名姓不可得也時鄂澧五州危甚于是擊鼓耀兵數曰衆至萬人累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

張炳宋字明叔和雅端靜士人愛敬之少有奇疾任太學師事蜀士史載之極醫方之妙督歸

鄉里推心救物無問貧富貴賤有謁必往視之不避寒暑全活不可勝計鄉人德之皆學能文老而不倦同郡名士魏掞之稱之曰太古遺民歷任蘄水簿澧州錄參政年至九十而卒

張日用

宋知清德軍大旱民有争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内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卽詣一廟爲文牒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卽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張守

宋晉陽人崇寧間登進士第建炎初爲御史中丞嘗上疏言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苦膳饈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言極激切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尋除參知政事卒謚文靖

張　順　原集中此下列慶之今仍補遺

張慶之宋字子善其祖以武職入官從建康徙吳父明字子聰器岸奇偉慶之少有志操爲舉子業逮長棄不習出入經史百氏精思積年擬太元作測靈又撰孔孟衍語絕意仕進好爲山水之游著虎丘賦因號海峰野逸倣五柳先生作海峰遺民傳以伯夷蔣詡陶潛司空圖自況且謂沈冥似海峻厲似峰時人尚其狷介初文天祥知平江慶之齒諸生之列洎國亡集杜詩備述天祥平生大節有海峰文編三卷并老子注測靈衍語續胡曾史詠行于世

尚友錄卷九補遺

王應麟 原集中此下列有王嘉卷終今仍補入

王嘉 宋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娠既長須維偉善屬文才思敏捷時歲大飢人至相食嘉家富厚爲鄰里刦掠一空有司欲治盜罪嘉曰吾不忍寘之死地人共賢之一日遇呂純陽於醴泉授以脩仙口訣嘉乃捐妻子送次女於姻家竟委家去嘉性不檢束人呼爲王害風嘗携鐵罐乞食經行藍田登州崑崙之間一日作詩別親友奄然而遊年五十八元至元間贈爲重陽全眞開元眞君所著有前後韜光集行于世

卷九終

尚友錄卷十二補遺

劉楨 原集中此下列有曄巴今仍補遺

劉曄 三國字子陽淮南成息人智勇兼全年十三爲母報仇殺仇人提頭祭母塚上郭嘉薦於曹操操拜爲從事歷官至大中大夫關内侯

劉巴 三國字子初衡陽人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語飛恚甚巴謂武侯曰大丈夫當交海内英雄何暇對兵子語武侯嘗曰運籌帷幄吾不如子初官終尚書郎其清約如寒士

浙蘭林天 板

尚友錄終